國朝文滙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卷十七

成毅 字忍齋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官岳州教授有求在我齋文集

馮桂芬 字林一號景亭江蘇吳縣人道光二十年進士授編修官至右春坊右中允有顯志堂稿校邠廬抗議

許宗衡 字海秋江蘇上元人道光朝進士

宗法議

成毅

邑先正暘谷黃氏著家禮一編。首講宗法。備錄程朱之說而斷之。謂大宗主闔族之祭。小宗主高曾祖禰之祭。居必有祠。祠必四世。親盡則祧。祖遷宗易。一如古禮。某愚竊以為宗法誠善。然如黃氏之說。及所引先儒禮經。似惟諸侯大夫之有國與家者始可言之。施諸士庶。必有所不便也。試詳言之。古者有世貴有世賤。貴者而不嚴之以分。其勢必爭。庶人無慮是也。故貴者主尊。尊尊故祭隆而喪殺。賤者主親。親親故喪隆而祭殺。祭隆而喪殺。故三廟五廟。其勢愈遠。而期功以下之服絕焉。喪隆而祭殺。故緦麻袒免。皆所必嚴。而禰廟以上之祭絕焉。貴賤之分。各不相紊。是不可不辨也。且自命士以上。始有土田穀祿名位以相傳襲。有土田穀祿名位以相傳襲則其力可以世世守之。無廢先人之祀。庶人受田於官。百畝之入。僅足自贍其身而已。未聞國家別有所以厚於民之為父後者。而獨責以敬宗收族於嫡長子孫。不已難乎。至於後世。尤所不能。百畝之田。不能世世有之。而庶人之所以遺其子孫之財與產。又無獨厚嫡長之例。數傳以後。不能自存。比比皆是。而謂嫡長子孫能獨以土田穀祿祀其先人。世世不廢。有幾家耶。即如宋明以來。貴者得立五廟。而朝廷無世

祿。則其後必微。為宗子者。將必有絀於才力之時。且既推為宗子。則必賢智而且尊優於族之人。必賢智則必教之備。必尊優則必養之厚。能必嫡長子孫世世足以自贍也邪。不能自贍。則必族人代為之謀。此亦其所不可繼矣。且更舉古禮經證之。記曰庶人無廟。又曰庶人薦於寢。凡以庶人不能世世祀其先人。則薦於禰。嫡子主之。終其身。凡弟聽命焉耳。此即漢詔所謂民為父後者也。今謂立大宗以主闔族之祭。百世不改。立小宗以主高祖之祭。五世則遷。是庶人皆得有廟。皆得祭及五世以至百世。不顯與經戾乎。又古者治民之法。詳於周禮。族師比閭鄰鄙之長。讀法諄諄。何不聞屬之宗子。使治其族之政令祭祀也者。又如今閩民族葬。掌其政令者為墓大夫。何不聞掌於宗子也者。則古宗法之未嘗行於庶人。其尤彰明而較著也。且宗子有君道。有君道則凡為宗子者。皆得臣其伯父叔父伯兄及伯叔祖曾。今律論親屬。何弟以尊長卑幼及服之疏戚為定斷耶。大抵言禮之家。每多泥古而不深求古人議禮之意。與夫後世時勢之所不可行者。不敢變而通之。無惑乎禮教之愈微也。吾鄉舊俗。族各一祠。祠擇一人以為之長。上主族之祭祀。下治族之教誡。揆諸禮制。并所不悖。而議者或謂體統未尊。及多不公不正敗壞家事之人。汲汲援宗子之說以為愈焉。然能必教有無素之宗子。定為賢智乎。似誠不如族人之所共擇而共推者

之尚足以稱家督也愚固以為宗法誠善而無如勢之有所必不行也

楷竹說

虎臣諸子以嚴謹之筆寫小叢竹細瘦不盈半筋閒以巖石望之蔚然深秀諦視筆意脫勁而氣和筆鋒著紙廉利深穩自署曰楷竹其友人成穀見而說之曰楷本木名竦直疏秀王次仲作正書以此名之後人專目近體為楷其實籀文篆隸竝是古人楷法飛白章草則又楷之變焉者也人知易眞書為飛白章草則知易章草而為蘭為梅為松為竹無二道也推之凡作金碧樓臺皴染山水刻劃士女鉤勒花卉假令竝用楷法出之如晉人作字一波一折具有精神則其所為小品必有逸邁於常格者然其事倍難惟靜者心知其意可以彷彿得之大凡涉筆不得楷法不足成家極其微妙與性情通知之而必俟乎習習之而必俟乎養養之久而弗忘弗助幾於自化莊生所謂承蜩累丸解牛胥是道也推之琴推之射二者蓋與用筆同焉皆可以觀道妙者也而其法竝昭於嚴謹是故君子之志於道也則務為楷人而其成必資乎學

雜說四

士人服官亦惟謹守朝廷法制禁防而已然而法制備禁防周及其微也便於小人而不便於君子夫其所以為之法制而禁防者蓋曰君子恒少小人恒多則吾為之

定制而劃一之。不問其人之為君子與小人也。行吾法焉已爾。顧事未有行之百年而無弊者。故君子循法而常不足以展其才。彼小人者則曰法固如是而已。其得與失非吾所能知也。於時君子日勞。小人日逸。積之既久。形隔勢禁。相率舉其成法而盡弛之。小人乃漸畜其私智。越而軼焉。而轉足快人意。於是法制禁防。乃遂不可問矣。且夫君子守其仁義之本心。則多所顧畏。即湯然無所禁防。而其小心敬慎。常若有所制焉而不敢逞。是雖聽其因事措置。不為限量。則思慮周密。操縱在心。即可隨其才之大小。任之輕重。而皆足以自見。今一切署之以法。是即豪傑之才。亦無異於庸衆。至於勢且不行。其事未必不可稍為變更。而不變者且隨而議其後。君子於此苟且遷就。救過不遑。故能軼法度而建功名者。往往不能得之於平世也。小人異是。彼其恣睢桀驁之氣。陰賊險健之智。營私自便之心。固皆足以肆然自為。則方幸吾法之密也。而知所以禁防之者止於是焉。此外不得而我議也。彼其私心所營度者。乃即常在吾法之內。而又習知法之所行。事必不濟。則且故為驅迫。或怠緩焉。以俟其法之敝。及其敗而思所以易之。不能而其桀驁恣睢之氣。陰賊險健之智。皆足起而中之以便其私。故凡君子之所由之而重困者。皆為小人之所公然越之而不可以究詰者也。於是猾吏奸胥。行私罔上。牽綴轇轕。君子方將藉以苟且目前。勢且不

得不相與為掩覆。故為君子所不便。而乃愈為小人之所甚便。然而吾於世之所謂君子。則猶有說。今夫善惡義利邪正公私之辨。此如涇渭兩水。判然不可相入。又如方舟並進。必不容以一身而兩御之。讀書之士。知自好者十得八九。顧恒不能委曲成就此心。其終至於同流合污。而不克以自拔。無他其術疏耳。夫當其閉門讀書。亦常習聞仁義忠信之說。然而確然有所自得。而遂從而謹持之者。蓋亦寡矣。而其精神敝敝語言文字之外。無他及焉。則凡所為識人情。察物理。審時勢。如此而得。如彼而失。曲折變幻。近在日用耳目之間。而皆以此為非吾事。然且挾策干進。貿貿然來亦既遂能得之。私願已足。且不自知吾身將為何事。夫由其仁義忠信之說。所習聞而既不可屠滅。喪其本心。而其所為禍福利害之說。持之不能自堅。及夫驟然身攖世務。則愈搖搖無所自主。是則清濁之界。固猶未能判然先自劃定。而其才力又常不足濟之。何則。先時既未經歷世故。講明切究。則於一切譸張變幻之術。試之當前。茫然莫辨。於是而不顛倒俯仰。身為傀儡者。鮮矣。夫既傀儡登場。任其提掇。於是猾吏奸胥。皆得從而誘之。即皆得從而制之。而況乎法之所在。往往牽掣不盡可行。顧畏愈多。竭蹶愈甚。此其所以左顧右盻。相牽而出於一術也。然則君子始若於自困。終漸於自快。則亦喪其從前所守而弗恤爾。且夫上之所以涖下。寡之所以勝眾者。

正直以持之。明通以照之。公溥以御之。使夫畏而愛焉。敬而服焉。故能語之而必信。令之而必行。禁之而必止。而後帥以從事。指揮如意。反是則異是。將何道以濟之耶。大率小人之尤者。其機必快。其手必辣。蓋由徂貫習熟。膽氣久壯。而又可以冒然公行。無所忌憚。夫欲小人有所忌憚。而不敢以冒然公行。此無望其發於天性禁於憲典。直恃君子之才之足以馭之耳。是故猾吏奸胥。所以敢於侮其主者。亦為有所嘗試。而知其人之易與也。而小民視此矣。是故服小人以德。御小人以才。二者缺一。不可以為政也。然則非盡法制禁防之足以困君子而使小人也。亦為未有裕乎其本以待之者。

書盾墨後

偶於諸君虎臣案頭。得此編。意為幕府文檄。展而讀之。則湯子幼尊從事之暇。劄記近事。搜討前聞。鑒往蹟而謀善後之所作也。體例本史家紀事。附以論說。其事核。其辭文。其意婉約而深厚。歸於安全之本在良有司。偉哉湯子具史才矣。所舉為谿峒為海疆。旁及越南外夷。皆東南重防。近或蠢蠢稍作不靖。封疆大吏。群起埽除。而湯子相與講求利鈍於其間者。夫　國家承平二百年。法制禁防。周詳盡善。文恬武嬉。相安無事。習之既久。往往奉行文書。疏節闊目。譬如一身。血氣充實。飢嘘不作。則凡

暑雨祁寒。所以衛吾毛髮膚革之具。幾如都非所急。方且而遺棄。經秋而忘甚。中智以下。大抵然矣。編中論峒猺之變。起於平時之積忿。成於倉猝之無兵。其用師也。貴銳卒不貴多調。山谷不利深入。其善後也。曰彈壓。曰撫綏。論海盜之作。由於奸獪罷民。內地勾結。其勦捕利於不動聲色。而詭圖之。防商漁接濟。謹守內洋。而弗逐之外洋。論鴉片之肆毒也。曰專絕嘆與互市。練水師嚴哨巡。以待其來。重創之使自懲。凡此皆成法要領。深中竅會者矣。每事備考史乘雜錄及近時文檄。足裨聞見而資援核。語曰。前事者後事之師。多讀書而諳時務。則不疑於古。不昧於今。書生之言。豈其無補。如是編者。可為裒葛預備。而並無煩盾鼻之磨墨也。湯子諸君之友也。聞其年方壯盛。負著書之才。而有當世之志。又轍迹半天下。多識時事。則所以講求之劄記之論說之。如是編者。必未有已。用書此歸之諸君。願因得盡觀其所著焉。

岳陽書院會課示諸生書

學者非徒以為文章已也。然自國家以經藝取士。習舉業者。必務講明切究於聖賢所示修己治人之術。內外精粗。遠近大小。縷析條貫。有以自得於心。而後可以操筆為文。言之有物。自來經義之最精者。即未有不與聖賢之學相浹洽也。然則今之時文。固即所以為學者也。雖其支分派別。不盡於此。而志士可以知所尚矣。大約其人

義理昭晰。心胸光明。則發之於文。隨其淺深厚薄。皆能確然有以自見。否則偃蹇焉。晦塞焉。支離焉。此固操筆之時所可自驗也。其入之也深。則出之也精。其求之也速。則應之也淺。是有各以其候至者。故學者但宜因其材質。知所致力。勉勉循循。以求所謂自得。則得之矣。工夫甚多。綽有次第。患在苟且自安。與急遽躁進而無序耳。故躁動者常不得。而安靜者得之。浮偽者常不得。而篤實者得之。粗淺者常不得。而深細者得之。蓋文者言之華。精神之所發露。而學問為之根柢者也。根柢茂則發露必盛。而所以茂此根柢者。則又精神之所蘊結。學者而欲從事於斯。所以持其志養其氣者。不可不急講也。師友之益大抵惟能導之以先路耳。故願學者先自靜驗。確然有求必得之志。而後師友之言為有入處。蓋即時文一道。而所以檢攝身心。涵養德性。其堅固之操。裕練達之才。並在於此。此即所謂明體達用者也。此意亦惟諸生自喻之耳。今太守於書院造就之意。甚為切至。謂某於此道。差為不謬。俾領此席。而某亦竊聞同人往往以為可資前途之問。某方自懼無所益於諸君子。然不敢不力也。諸君子知必不負太守之意。期共勉之。

蔣烈婦傳

昔五代時。虢州司戶之妻李氏。過開封。逆旅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大慟曰。吾為

婦人。此臂乃為人所執耶。遂引斧斷其臂。曰不忍以一臂故遂汚吾身。後世稱之。忍齋氏曰。吾乃今見之於蔣烈婦矣。烈婦者吾從兄子也。幼無父無母無兄弟。適蔣龍翔。翔之母。於烈婦父為姊。憐其孤露。撫如女子。烈婦自幼即甚當母意。母故貧早寡與其二子居先人老屋。長子婦卒。遺一子。烈婦身字之。其同居之族娣姒姑姊妹輩。固皆以謂烈婦賢矣。蔣與翼者。無賴子也。於蔣母為再從姪。遇烈婦嫂呼之。與翼有母有兄與嫂。與蔣母共衡宇。居西偏。而蔣母則處其東。其尤近烈婦所者。則為其族人婦萬氏之室。己丑某月日。與翼族母某以生日。假與翼宅為設賀客。萬氏期烈婦旦日往為壽。烈婦辭焉。時蔣母先攜幼孫適女家矣。夜烈婦理紡車。與翼闖然入於室。烈婦怒遽呵之。與翼強從。則幸萬氏奔而往也。見烈婦面灰敗氣結捶胸。不能一語。而與翼奪門跳矣。蓋與翼涎烈婦久。乃先以計囮龍翔戲葉子於外廳。且覵萬氏已出往客所。將牽戀於女子之黨。一介弱女。撑拒呼號。固可以為其所欲為矣。而不虞烈婦之猝卒不可犯。萬氏固未出。嗷然一號之。遂闖聲而相救也。斯時則幸萬氏奔而往也。然而烈婦則素羞澀如處子。目逆之輒頰赬。重自珍惜其身。如素絲白練之不可點。辱已甚。固不堪。又觸憤龍翔懦不能制與翼。遂乘閒遽自引決。時年二十有三。烏乎烈哉。獄上。烈婦邀　旌典。或曰。烈婦可以忍而不死者也。烏乎。生死之際

大矣。苟非有所大慟於心。而為百端之所不可解者。即安肯以其姑婦相得。夫妻共愛之身。決然捨去如敝帚哉。司戶之妻。誤牽其臂。忍而斷之。狂暴之辱。豈直牽其臂而已乎。臂汚而恥及其身。身辱尚可以洗滌之乎。臂汚而斷之。而身潔也。身辱而死之。而心潔也。此司戶之妻之志也。烏乎烈哉。然吾獨慨乎逆旅主人。誤引一烈婦人臂而罪以笞。彼強暴者干名犯義。迫人於死。聽斯獄者方且得其情。而故宂轉求出其罪。易他辭以坐與輕典。是豈所謂罸麗於事者耶。吾恐長逝者私恨無窮期也。

李孝婦墓志銘

余門人李生釗。持李孝婦狀來請曰。此釗族人尚鶯之妻。國鏞國鐵之母。而雁墻翁之子婦也。雁墻翁二子。長即尚鶯。乾隆五十七年。鶯客蜀。孝婦與繼姑奉翁家居。翁病噎且劇。孝婦惶懼。計夫遠客不得歸。禱於神弗愈。孝婦益心憂。乃私刲股肉。雜糜粥以進。翁啜之能下咽。病日以緩。家人怪孝婦形容委頓。而衣有血蹟。詰之始得實。未幾尚鶯遊歸。言某月日夜。恍惚有人促令急返。醒而悸。核其時。則孝婦刲股之日夜也。尚鶯歸月餘而翁卒。孝婦時年三十有一。又七年生子鏞。又四年尚鶯卒。遺腹生子鐵。孝婦撫之成立。以今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三月日卒。距生於乾隆辛巳。實得年八十有二。卜今某月日葬於某原。乞先生志其墓。烏乎。如孝婦者。其真克以至誠

格於鬼神者也。天之佑其身而使之有子也。宜哉。是宜書。孝婦姓劉氏。與尚書竝臨湘人。今居巴陵。銘曰。

紀獨行。納諸幽。惟世世子孫。用永保寧於千秋。

五十自訟文

馮桂芬

歲在著雍敦牂。余年五十。客曰。子學者也。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子亦知其非乎。余曰。子言誠是也。雖然。有非有未必非。不可以無辨。客曰。子何言之愎也。伯玉三代上賢者。大聖人之友。猶知非。若彼。子何言之愎也。余曰。是有說焉。傳記所載伯玉事。年歲先後。不盡可考。据左氏傳。初紀從近關出。在襄公十四年。孔子世家再紀主蘧伯玉家。在哀公三年。相距六十有八年。當是弱冠登朝。歷事獻殤襄靈出五公。其年五十。在襄靈之際。傳所記君制其國。誰敢奸之。侃侃正論。不與時相孫林父甯喜為黨者。其事在五十以前無疑。從可知所謂知非者。蓋學問中精微之語。於生平大節無與。不然。以不黨時相為非。將以黨為是乎。且以伯玉之賢。亦何至四十九年之全非。而待五十之改弦更張也。知人論世。宜體比意矣。余何人斯。庸敢與伯玉比。顧亦有不肯妄自菲薄者。願為子一一陳之。生平居官未嘗於長吏求一差使。居家未嘗於當事進一關說。未嘗受一瞞人之錢。未嘗爲一負人之事。天地鬼神。實鑒臨之。前者被謗之舉。為民為國。開罪於權門勢族而不悔。亦庶幾不黨孫甯之遺意。以此為非。將隨波逐流為是乎。其不然明矣。承先人遺業。薄田十頃。衣食僅給。米鹽靡密。輒親為之。人或以善治生為非。顧將不衣食乎。抑不求諸此轉求諸彼。

如世之鑄橫財者為是乎。其不然又明矣。惟是妄念有未盡耶。機心有未忘耶。嗜欲或由强制。大廷是而有衾影之非耶。出入雖免持籌。廉儉是而有慳嗇之非耶。好名太過而矯矜之非耶。憂世太過而怨尤之非耶。是固不足言學問精微。而必宜知其非者也。雖然。未已也。余好讀書。未嘗一日廢業。性迂。未嘗與一曲謀。自謂無足奇。人輒交口稱之。余滋愧焉。至生平所自信者有二。操守第一。萬鍾千駟不能易吾節。吏事次之。少賤通知民情。留意掌故。二者竊自謂不居人下。乃人輒目為文學之士。不以吏事相許。至以非義之取嘗試者。斥甲而乙至。斥乙而丙至。蓋自通籍二十年。雖漸久漸稀。而終不能絕。以汔於今。何與生平所自信者適相反也。柳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吾豈有遺德耶。然則身之不修。行之不立。聞望之不足孚於人可知也。此尤無形之非也。勉之哉。自此以往。若輩絕迹。此心昭然大白於同人。則吾學之進矣。若前者被謗之舉。則雖身修行立。聞望孚於人。滋之不免也。必欲免之。則必入於非而可。吾所謂有非有未必非者如此。客悅曰。然則子真知非者也。客退。錄為自訟文。置之坐右。

校邠廬抗議自序

三代聖人之法。後人多疑為疏闊。疑為繁重。相率芟夷屏棄。如弁髦敝屣。而斂其所

謂近功小利者。世更代改。積今二千餘年。而湯禹泯焉矣。一二儒者。欲挾空言以爭
之。而勢恒不勝。迨乎經歷世變。始知三代聖人之法。未嘗有此弊。夫而後恍然於聖
人之所以為聖人也。試略舉數事言之。以億萬人自養則有餘。以一人養千百人則
不足。觀於今日奉軍國則民力竭。養兵勇則國力又竭。而始知聖人兵農合一。車徒
馬牛甲兵出自民間之法之善也。取士何以始澤宮。射御何以登六藝。觀於今日文
臣不知兵。武臣不曉事。而始知聖人文武不分之法之善也。什而取不及一。視古為
少。倍蓰而當一。視古轉多。觀於今日倍征無藝。而始知聖人百畝而徹之法之善也。
土宜出於地而無窮。遠物限於地而難致。觀於今日運道阻。天庾空。而始知聖人四
百里粟五百里米之法之善也。食為民天。有食斯有民。水為穀母。治田先治水。觀於
今日水利塞。稻田少。民受其饑。而始知聖人盡力溝洫之法之善也。世之盛衰在吏
治。治之隆汙在人才。觀於今日科目不得人。而始知聖人鄉舉里選之法之善也。郅
治必先親睦。百行莫先孝弟。觀於今日期功陌路。富貴貧賤不相恤。而始知聖人宗
以族得民之法之善也。廉遠堂高。袤疏有禮。九重萬里。呼籲誰聞。觀於今日諫諍設
專官。民隱不上達。而始知聖人懸鞀建鐸庶人傳語之法之善也。權所屬則末秩亦
將遝志。用不贍則中材不能無求。觀於今日奉薄官貪。而始知聖人分田制祿之法

之善也。天下有億萬不齊之事端。古今無範圍不過之法律。槪於今日則例猥瑣案牘繁多。而始知聖人不鑄刑書之法之善也。開邊拓土。石田不耕。長駕遠馭。鞭長莫及。槪於今日夷患不已。而始知聖人守在四夷之法之善也。術業以不專而疏。心思以不用而錮。槪於今日器用苦窳。借資夷裔。而始知聖人梓匠名官倉庾世氏之法之善也。此類尚多。更僕難數。然則為治者將曠然大覺。一切復古乎。曰不可。古今異時亦異勢。論語稱損益。禮稱不相沿襲。又戒生今反古。古法有易復。有難復。有復之而善。有復之而不善。復之不善者。不必論。復之善而難復。即不得以其難而不復。況復之善而又易復。更無解於不復。去其不當復者。用其當復者。所有望於先聖後聖之若合符節矣。桂芳讀書十年。在外涉歷於艱難情偽者三十年。閒有私議不能無參以雜家。佐以私臆。甚且辭以夷說。而要以不畔於三代聖人之法為宗旨。志此者有年。一官無言責。懷欲陳之而未有路。乃者鄉居。偶一好事。創大小戶均賦之議。輒□□□□□。固宜絕口不挂時政。重以衰病遠巡。無用世之望。懼遂泯沒。爰以避地暇日。筆之於書。凡為篇四十。舊作附者又二。用後漢趙壹傳語。名之曰抗議。即位卑言高之意。明知有不能行者。有不可行者。夫不能行。則非言者之過。而千慮一得。多言或中。又何至無一可行。存之以質同志云爾。

似山居圖序

錢翁觀濤家江陰屋後有土山廣十數步。高二仞。顏其居曰似山。遂作似山居圖小影以示客。客有難之者曰。天下之山多矣。何取乎似。而山之圖。又何山不可似。何取乎似中之似而圖之。翁何樂乎似而遺其真也。翁囅然曰。客其猶有墟之心夫。夫天下之真似有定乎哉。代與圓嶠之屬。既不可得而至。其可至者。若嵩華終南天台諸山。遠或數千里。近亦數百里。好事之士。有其志矣。或無其力。有其力矣。或無其時。有其志。有其時。至矣而不能深。或不能徧。深矣徧矣而終不能久也。裹糧襆被。信宿旬日而去。翠微回首。過眼烟雲。真者安在耶。固不如吾似山居之幻巒嶂於目前。攬林泉於几席。朝斯夕斯而可據為已有也。且天下何事有真似乎哉。膺節旄。參鼎鉉。其貴顯乎。布衣伏處。妻孥怡然。庸詎知非貴顯乎。擁倉箱。羅金貝。其富厚乎。夏葛冬綿。左餐右粥。憘然自足。無求於世。庸詎知非富厚乎。驂鸞駕鶴。吸霧乘雲。其神仙乎。晏起蚤寢。百年無事。胸無身家之累。體無癬疥之苦。庸詎知非神仙乎。吾安知真者之非似乎。吾安知似者之非真乎。吾安知似真真似之果有似果有真乎。客獨不見夫論畫者乎。其佳者必曰似真。及遇乎其真。則又曰似畫。然則天下之真似果有定乎哉。即如山。真境也。吾之山。真中之似也。圖。似境也。吾之圖即景寫形。庭樹相向。又似

中之真也真乎似乎吾烏乎辨之吾以寄吾意而已矣學問之道惡乎似以其亂真也涉世處境之道貴乎似以其近真也此即老氏無為莊氏齊物之說也而於孔顏疏水簞瓢之義亦無礙焉翁之言如是圖成問序於余余因書以歸之

費樹臣飲馬長城圖小影序

吾友同縣費淵森君喪其賢子茂才德元既殯檢遺篋得飲馬長城圖小影重加裝潢以付其孫延曾世寶之揮淚示余屬為之序蓋茂才北行紀游言志所作也攷飲馬長城窟行樂府解題云魏陳琳辭言秦人苦長城之役是為秦之長城廣題以自代並陰山至高闕者當之則又為趙之長城茂才戊午應京兆試時世父仙洲刺史宰曲陽紆道省之曲陽在居庸紫荆倒馬內三關之南距倒馬百二十里茂才所歷實燕之長城長城之名不一其為扼塞同也至歌行之作自魏晉訖隋唐不下十數家或為思婦之詞或為苦役之詞或為燿軍威勤遠略之詞茂才懷抱利器鬱鬱無所試遭際時艱骨疏侘傺蓋不勝其投筆請纓之孤憤於是圖乎紓之梁徐悱詩云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茂才有焉斯其寄託更有出於前人諸作之外者矣洎庚申之難茂才侍親避地泝大江渡洞庭浮三湘間關數千里側身波濤烽燧之中游蹤益奇經歷益險聞見益擴詩亦日以工體則日以高既

歸之三年。遂病下血卒。時同治九年夏四月二十有六日也。年三十有二。茂才之游庠也。於同袍中年最少。學使為余及門奎通政章。奇其文。試畢。令入謁。期以遠到。嘗為余稱其名而擊賞之。乃浮沉黌庠十有六年。曾軍興輟試。僅三與南北闈。已未倪得復失。遂以諸生終。平生歆馬長城之雄圖大念。一旦齎以入地。知與不知。無不扼腕歎息。君捃摭遺詩。得三四百首。將刊行之。又於枕下得自輓一聯云。幸大節無虧。小算得同顏子。痛親恩未報。兒心更慘皋魚。附留別一律。語極肫摯。吁。可悲也已。

書東坡范增論後

異哉東坡論增去羽當以殺宋義時也。東坡未知增之為人乎。蒙則以為殺宋義增本謀也。何以證之。證之鴻門之會也。殺宋義殺沛公。一也。羽忍於宋義。忍不忍於沛公天也。不然。三人同受命懷王。義忍見殺。增能自安乎。東坡謂義帝必不能堪。非帝殺羽。則羽弑帝。蒙謂增必不能堪。非增殺羽。則羽殺增。增不能殺羽。增固能去羽。增之不去。增之本謀也。然則宜於弑義帝時去乎。曰增項氏私人。其言曰。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於義帝乎何有。曷為以此去。然則增亦與弑乎。曰天下未定。先取不義之名。貽沛公口實。增之智不為也。東坡謂非增意是也。羽剛愎屢失策。類非增謀。可以此入增乎。然則增當以何時去。曰至是而楚漢興亡之迹始大著。增之去當其時

矣。

明徵士劉孝惠先生像題辭

甚矣論人之難。而人生大節所關。未易言哉。語曰。時危見節義。其說是矣。而意殊未盡也。居平慷慨激昂。矜尚氣節。一旦有變。從風而靡者無論已。乃有挺身不屈於萬死一生之地。僅乃得脫。洎乎變故迭出。忽幡然變操。前後若兩人者。又何以說。讀明史至天崇之際。可謂多故矣。璫豎肆毒。奸相樹門戶。馴至流賊陷京師。以迄 王師南指。戎衣大定。其間如輩猜惠世揚之徒。方其攖逆奄。抗權姦。犯顏諫諍。刀鋸在前。鼎鑊在後。曾不少懾。矯然以清流自命。真若可信。卒之身敗名裂。為天下笑。烏乎。晚節末路之難。蓋如此。吳縣明徵君孝惠劉先生羽儀。少與周忠介公友善。忠介被逮時。諸生王貞明等十數人。抗言巡撫毛一鷺。請以民情上聞。不可。則直斥其黨奄奸狀。皆坐除名禁錮。先生其一也。奄敗。復其衿。尋膺薦被徵北上。不得志。歸隱縣之鄧尉山。鼎革之後。薙髮令下。遂為僧服以終。詳徐氏俟齋所為墓志。武子所為傳中。夫子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其先生之謂乎。先生以草莽孤臣。坎坷不遇之身。晚際 新朝。嘉言罔伏。就使乘時利濟。一紓懷抱。初於名德無損。髙廟招修貳臣傳。通籍勝朝者皆入焉。未授官則否。 國朝名臣如魏文毅魏敏果諸

國學扶輪社印

人皆明才也君子未嘗以為玷乃先生不屑為此由先生之志雖與首陽比烈可也考王貞明亦歸命我　朝為校官數年以視先生有愧色焉先生墓在支硎山歲久有侵之者道光庚寅若干世孫某請於韓尚書封等告之官釐正其界立碣志之越十七年丁未某繪先生遺像附錄乙酉七月先生七十壽同社及諸弟子所為嘏辭於後並徵諸文士賦詩紀其事述祖德誦清芬甚盛事也桂芬樂為之弁言簡端云

公啟曾協揆

天禍吳民陸沈一旦焚燒夷戮之慘遠接宋建炎四年金阿术之禍為吾吳七百有三十年未有之大劫然阿术自南而北五晝夜即去如疾風暴雨之一至非若今日之賊之窟宅蹯踞兩年之久而未有已也幸　先帝聖明睠然於江南天下之重舉而畀之執事是天未絕我吳民之命而使執事更生之也惟是措置必規大局攻取務求萬全移兵則形勢不宜分兵則調遣不足執事遠猶碩畫所見者大某等具有一知半解不勝欽佩故一年以來未敢輒以浮詞輕瀆清聽近諗鋒車收復安慶沿江州縣次第肅清前驅已達蕪湖聞者無不額手稱慶翹首跂足於旌旗之至不獨某等私幸已也夫三郡財賦之衍沃兩年倒懸之困苦萬戶壺簞之悃忱凡茲皮傅膚受之說執事心知而飫聞之概不敢以進惟是江蘇今日之情事有可乘之機而不

能持久者三。有僅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敬為執事陳之。一曰鄉團。去年各城被陷。鄉團抵死拒賊。有相持至數月之久者。以蘇府言之。永昌徐佩瑗黃土橋馬安瀾其尤也。所居在蘇州常熟之間。縱橫三十里內。水陸勇數千。附近鄉團。一呼四應。不下數萬。嗣受中丞密檄。與送款之賊酋熊國荃約盟。而壁壘如故。大軍一至。必可為邪許之助。遲之又久。萬一事洩。則糜爛及於鄉黨。故屢請此間進兵。不應則流涕以去。此不能持久者一也。一曰槍船。江浙間向有之。船小而行捷。槍準而心齊。其始弋鳧鶩為業。繼為開賭演花鼓戲之淵藪。官不能捕。軍興轄受雇防堵吳江隘。其渠沙鍋阿四者死難。次渠費玉孫四喜亦受中丞密檄。覘賊各船來往飄忽。屢為賊患。賊畏而招之。許不薙髮。出入賊中。陽陽如平常。此輩顯持兩端。而一押於寬大之政。一戀於毛土之恩。實委心於我。大軍一至。必可為嚮導之助。惟賊明知彼之不為用。而羈縻之。彼亦明知賊之不相容。而暫受其羈縻。日復一日。必且中變。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一曰內間。聞賊中送款中丞者不少。蘇州李兆熙至以母子為質。春間李大舉來犯。先期而潰師。交綏而旋遁。當非無因。大軍一至。或可為倒戈之助。遲之又久。亦必中變。更易賊將。益復牢固。不可收拾。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然此猶其小者也。請言其大者。此猶其虛者也。請言其實者。其數亦有三焉。一曰有兵無餉之鎮江馮

鎮軍子材所統。多張忠武舊部。艇船等水師亦號稱勇銳。賊兩攻之。輒大敗。今揚通一帶安堵。固由賊志在南不在北。亦未始非鎮江障蔽之力。及今而大軍一至。可保全之。以為北路一面之師。然餉欠鉅萬。孤城無依。兵心已搖。潰可立待。此不能持久者一也。一曰兵單餉乏之杭湖兩郡。為賊所注意之地。兩年來以全力制之。乃靈光巋然。百撼不折。可謂難矣。及今而大軍一至。可保全之。以為西南一面之師。然精銳無多。師久而老。仰給過鉅。餉久而匱。比聞蕭山紹興。相繼不守。四面受敵。文報不通。湖州更逼賊氛。四鄉瓦礫。幾無人烟。若無援師。終於潰散決裂而後已。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一曰有餉無兵之上海。上海為餉源重地。江浙餘燼所萃。商民輻輳。兵籍數萬。可恃者不過數千。及今而大軍一至。可保全之。以為東路一面之師。且可籌備水陸糧餉。然勢居下游。無險可扼。蕞爾之區。孤懸浮寄。數十里外皆賊。兵勇雖多。或為近地游民。選懦而不能前驅。或為大營潰勇。獷悍而不知循律。雖孫吴復生。亦不能為功。幸賊不大至。視息偷安。日復一日。總非長策。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由前三者言之。果使大軍破金陵而來。即鄉團盡散。槍船歸賊。內間無關。不礙其為破竹之勢。由後三者言之。則金陵既下。賊且徜徉南徙。自兩浙而皖南。而西江。繞出上游。甚且蔓延江北。以躡大軍之後。而執事自西北控東南之議。不復可行。恐櫛風沐雨。正

無已時。而吳中之果能出水火而登衽席。尚在可知不可知之間也。某等借箸籌之。及今三兩月之內。可來者未盡潰散。僅完者未盡決裂。但請奇兵萬人。以一勇將領之。間道而來。旬日之間。蘇常唾手可得。大軍一至。則朽株枯木。亦助聲威。大軍不至。則鐵郛金城。將淪灰燼。及今不圖。後悔必矣。聞大軍以一軍圍蕪湖。以一軍趨甯國。上游布置已密。所謂奇兵萬人者。宜由江北渡福山。襲常熟。或由長江直薄江陰。以執事之威。挾疾雷迅霆從天而降之勢。各路兵勇民團。人人奮發。內外應合。即一萬可抵十萬之用。一面檄鎮江兵。南攻丹陽。西次高資。檄揚州兵截江要擊。檄艇師沿江助戰。為北路之軍。一面檄寶山兵攻嘉定。松江兵攻青浦。為東路之軍。一面檄杭州兵攻嘉興。湖州兵由太湖復宜興。以會甯國之師。為西南路之軍。同時大舉。下游各賊。必將自亂自潰。執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由蕪湖太平以薄金陵。雖有智者。不能為賊謀矣。肅清江南。在此一舉。昔梁王僧辯敗侯景。景奔吳郡。僧辯遣侯瑱追之。景南趨嘉興。勢復熾。幸趙伯超力拒之。乃退犇松江而死。明祖平吳。廖永安先以偏師入福山港。徐達常遇春自宜興入太湖。趨湖州。守將李伯昇降。嘉興松江繼降。然後進圍平江。二者皆上游進兵。殄賊吳地之證。然皆先以下游一軍牽制之。如出一轍。傳所謂譬如捕鹿。晉人角之。戎人掎之。與晉掊之。是也。敬陳蒭說。願執事采擇焉。

至師行以糧食為先。執事拔營有日。即飛札吳方伯預為籌備。方伯善籌餉。一以委之。必不貽誤。昨已臚陳大略。頌之聖主。其有奏牘所不能盡者。覼縷如右。特遣錢戶部鼎銘齎呈。屬以包胥秦庭之事。願聽執事無衣之賦。如不得命。江南億萬姓從此死無日矣。惟執事進退之。

皖水迎師記

咸豐十年夏四月丁丑。粵賊陷蘇州。布政使薛公煥適駐上海。擢巡撫。上海道吳君煦兼署布政使。當是時。江以南各城相繼陷。北惟鎮江以提督馮子材率張忠武舊部固守。賊不得逞。南惟上海松江寶山奉賢南匯川沙金山等數城猶完。而上海以撫藩所駐。稱重鎮。六月賊十萬犯上海。城中兵才千餘人。方伯習於夷。以利害說之。欣然許助順。顧夷亦無兵。括洋行捕役數百人。飛輪調天津兵數百人南下。七日至。賊甫入境耳。則分兵入城偕守。七月乙未。賊薄城圍西南隅。戊戌夷人以測量法得偽忠王及賊目營所在。用開花礮擊之。六發皆中。偽忠王傷焉。賊無以窺夷人虛實。乃退。顧賊嗣是擁眾數十萬。馳騁蹂躪於浙東西千里中。陷城無虛月。勢益張。江浙子遺無不趨上海。洋涇之上。新築室縱橫十餘里。地值至畝數千金。居民殆不下百萬。商賈輻輳。釐稅日旺。官中益得以招將募勇。逾年兵至五萬四五千。然皆市井無

賴。或竊盜。或通賊。賊窺伺日益甚。每至。我兵輒潰。賊猶以十年七月之事。不深入。可用者獨常勝一軍。顧經費十倍。故所募僅千人。足守松江而已。余以十年冬十一月。自洞庭遷上海。鍵關居城中。時同郡閣學龐公鍾璐以團練大臣駐焉。刑部郎中潘君曾瑋丁憂湖北鹽道顧君文彬咸與其事。十月。潘君自京至。其明年九月。顧君始自楚來輪船至。時

欽差大臣湘陰曾公已克安慶駐軍。公弟國荃循江東討。及於蕪湖。顧君見余曰。滬兵其殆哉。不壁壘。不訓練。行無步伍。出無支應。將何以戰。遂首創乞師之議。具言在楚時知曾兵可用。可分撥。余然之。以告潘君。亦然之。相與議曰。此事有三難。一則中丞不許也。迎師必具餉。權在官不在紳。以己為不能。以人為能。人情之所難。一則夷官不許也。前年夷與賊不相知。今互市已久。有兩不相幫之說。肯賃船載兵顯然助我乎。一則曾帥不許也。曾帥老於兵。計在持重。驅兵入敵國之舟。纔越賊巢。涉重洋數千里。不知者將以為口實。曾帥能不疑乎。雖然。固當竭我輩力謀之。其成。鄉人之福也。不成。天也。又議曰。可與方伯中丞言者。莫如太守吳君雲。此事不得太守不可。兩君要余偕詣之。余時謝一切客。而於太守則雅故。始購冠履從兩君訪太守言狀則大喜曰。君等言皆是。不言。吾固將言之。是誠在我。雖然。非可旦夕行也。或旬或月。

宜有以報命。太守先告方伯。方伯曰。此今日第一策也。派員惟命。具貲惟命。乃以閣言於中丞。中丞難之。會賊朝暮入犯各界。防兵潰者接踵。中丞頗以為憂。太守遂言之不已。乃曰吾豈不願為。恐曾帥不我許耳。太守於是報曰。事諧矣。以告閣學。亦許之。遂定議。中丞與閣學各修書。遣員偕行。閣學難其人。將郵寄書。余力爭曰。是輕其事矣。必不可。且愚以為此中包胥勳蘇之任。宜重其選。因薦無錫華大令翼綸。閣學不許。繼薦太倉錢主事鼎銘。許之。且以函稿見屬。辭不獲。稿成授錢君以往。列閣學等六人。余以不與公事不列。十月之望。錢君謁曾帥於軍。曾帥得書心動。錢君又縷述上海將怯卒惰。旦夕不可恃狀。繼以慟哭。公惻然曰。君休矣。以偏師遠涉上海。於法為奇兵。非正兵。顧事誠急。不可以常論。吾為君破格。乃與今中丞合肥李公謀。李公忻然請行。而軍中果有以乘夷船越賊境為疑者。異論蜂起。公一不聽。遂以李公總統蘇軍。程君學啟從行。率兵一萬南援。撫方伯會紳具餉具舟。時滬上新設會防局。應刺史寶時與夷官朝夕見。方伯以具舟事委之。英國領事麥華陀不許。刺史說繙譯阿查哩。與俱告提督何伯。則大悅。刺史復以多金啗洋商爭顧承者。又與約船中得增置治餐。驢馬軍械得入船。抵皖泊舟聽行止。一一如我法。皆輪船創格。則刺史力也。計值二十萬五千金。方伯召洋商貸金如數。議已定。中丞欲罷之。諷方伯會

紳復曾帥。以費鉅請改由陸。方伯爭之不得。時潘君以會防事北行。顧君謂方伯曰。事敗委成焉乎可。雖然。督撫等耳。中丞移書曾帥。即檄公勿行者。不能不從也。方伯請之中丞。中丞不許。方伯退。意猶豫未決。顧君曰。行也。此何時。豈中丞白簡耶。中丞欲罷之。不自言。乃使某等言。某等方將請之。何為罷之。某等遵督撫行事。中丞何辭以劾我。即劾我。而舟已發。事已濟。又何求。行也。方伯又詣中丞。具道顧君意甚決。中丞曰。資將安出。方伯曰。顧某任之。中丞瞋目曰。顧某有此力耶。方伯曰。貸之洋商。得之矣。中丞默然。遂發。時余與顧君同居。親見其日詣方伯署。必昏暮歸。歸必憂憤。太守刺史奔走於撫藩之間無虛晷。凡決辰始定。比抵晚。方以待輪船不至。議改陸。至則大喜。遂以同治元年春三月。李公統大軍至上海。是役也。余所代同人撰乞援書曾帥善之。因是介錢君招余入幕府。余辭焉。越三年。謁公金陵。猶縱言及之。曰。厥後東南事。不出君一書。亦一段文字緣也。

滬城會防記

咸豐十一年冬。迎師議甫成。賊日夜出兵犯松江上海。華爾守松江。賊不能攻。遂全力趣上海。我防兵之星羅碁布於金山嘉定青浦各境上者。凡二十餘軍。眾四五萬人。賊至不約同潰。入夜境上火光不絕。人無固志。夷人外為兩不相幫之說。內憂賊

至。即貿易之事。輒願助順而不肯自言。其實巴夏禮屬所識某道指於應刺史寶時。且曰。官無可與言者。爲語諸紳忍棄上海乎。刺史介潘君遵於閣學龐公。龐公曰。吾職團練。夷務非所與也。不敢聞命。退與同人議。有謂非美名者。潘君曰。吐蕃回紇沙陀。古人用之。不以爲疵。今顧以爲疵乎。有謂後患可慮者。君曰。前年七月。嘗爲之未嘗有後患。且後患之有無。實不在借兵與否。有謂索費且無已者。君曰。有先與價之一法。夷不致無信。議者無以難。顧終不謂然。甚且口稱不可許爲名高。心實欲潘君之許之。效則享其安。不效則諉其後。故無一人正言宜許之。亦無一人正言宜拒之。議竟日不決。君訪於余。余曰。此兩言決耳。我有可守法則勿許。我無可守法則許之。君曰。防兵盡矣。安所得可守法乎。余曰。然則一不許。即無上海。皖上援兵且至蘇州之復未必無冀。無上海又安所冀乎。且彼以好來。不許是怒之也。必饋賊至甚或引賊至。以洋涇爲界。如劉麗川舊事矣。許之勿疑也。以告吳太守雲顧君文彬。見皆同。太守以白中丞。中丞曰。出自紳意則可。吾意則無是。於是四君爲期日擇地與巴夏禮相見。詞氣頗傲。四君侃侃無所絀。巴夏禮亦不忤也。遂定議。紳士呈請中丞入奏。疏稿至。即發兵潘君等呈。入中丞曰。蘇紳盡是耶。某某何以不與。謂潘君遵祁及余也。初乞援之役。余兩人即以久不與公事。不列名。非有他也。重違中丞意。念所以塞

賁者。溫宗丞蓀深居浦東二百里外。余子芳緝師也。令放棹請之。宗丞許焉。無何殷團事兆鏞丁夔王澀潘君曰。呈無團事名。猶之不諧也。邀余偕訪團事。坐定。余曰。君知余兩人所以來乎。曰不知。曰將為江浙億萬生靈請命。在君一言。團事默然。入室良久。持一紙出示余。則是夏在都請斬巴夏禮疏也。余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何害。具道宗丞首列一切狀。團事許之。於是署名者得十餘人。又偕潘君遵祁詣中丞。白不列名之狀。中丞始入告。且檄設會防局。以四君主之。當是時。賊已陷杭州。別股由乍浦入犯。十二月庚午陷奉賢。明日陷南匯。又明日陷川沙。金山賊幟達於黃浦東岸隔一水。西南賊亦距城十里。於是江灣軍亦潰。我遠近防兵二十餘軍四五萬人者盡矣。既設局。夷人出示。略云。有人自稱某天義某天安汪何等四姓。以文來。云李兵若干萬將到。不知何許人。上海為本鎮駐守之地。有來攻打者。痛剿不赦。大書高揭遠近殆徧。賊聞之。竟退。歲除。烽火寂然矣。其明春。賊陷甯波。與夷約以北門外城河為界。果如余言。上海之不為甯波者幾希。是記成。以示客。客曰。此事或謂然。或謂不然。盍勿記。余曰。吾以紀實也。無此一舉。上海必不守。皖兵必不至。蘇州必後金陵而復。且有蘇州之援。金陵更不易復。東南大局。必且一變。然耶。不然耶。公論在天下。諱之何為哉。

火林負母圖記

火林負母圖者。紀孝子崑山杜先生紹哲事也。先生生期月而孤。家貧甚。生母張孺人苦節撫孤汔於成立。居邑城甲子里。兄弟五人。畢婚宅隘。次兄紹基分居渚家街。相距半里許。歲時迎孺人就養。鄰人不戒於火。紹基適他出。時漏三下。天大寒。先生聞。亟披衣赴之。至則火逼孺人所居樓。救火者數十百輩。衢巷為梗塞。火光燭天。聲如沸羹。先生突入稠人中。冒烟焰排闥登樓。抵寢所。孺人方蹣跚牀榻間。於是年八十餘矣。畏寒澁行步。意蓄如也。遂負以下。出於戶而樓旋燼。熱及衣履。時嘉慶十有四年冬十二月二十四日也。既出。母子俱無恙。傳記每稱純孝之感。類能迴風反火。信矣哉。嗣是孺人滋益衰。不離牀第。晨夕侍奉食飲。不解帶寢。輒累旬。越五年卒。哀毀骨立。見者憐之。道光十有六年。邑侯舉先生鄉飲賓。又八年卒。先是邑人敘議以孝子舉。先生固辭。既卒之二年。始署行事。上之有司以聞。 詔旌其閭。先生篤友愛。事長兄如父。早鰥不娶。家貧。衣食節縮。而祭葬必盡禮。生平語及母氏。輒嗚咽泣下。蓋其孝根天性云。今子彝於桂芬為同年。熟聞先生至行。為記之以弁於圖端。

振威將軍 贈太子太保一等輕車都尉世職霍羅琦巴圖魯幫辦軍務江南提督高要忠武張公小傳

公姓張氏。名國樑。初名嘉祥。廣東高要人。年十有五。賈廣西貴縣三載。為土豪所辱。憝率眾毀其家。官名捕。亡命為群盜。盜有道。人為之語曰。濟弱鋤強張嘉祥。撫部勞公崇光聞而招之。道光二十有九年。公隻身詣左江鎮。受撫檄。剿土匪顏品瑤潘七大李樹青等。事平還報。勞公奇賞之。令執贄門下。為改今名。字之曰殿臣。示期望意。洪秀全反。公始屬向公榮部下。檄率二百人。破賊數萬於新甯。擢上授守備。 賞戴花翎。咸豐二年三月。從剿湖南。敗賊於道州蛇皮嶺。克永安州。追賊自湖南至湖北。破洪山寺賊壘。升都司。 賞給霍羅琦巴圖魯勇號。無何賊陷武昌。眾數十萬。蔽江東下。不十旬。連陷九江安慶太平江甯。大軍由陸路追之。抵九江。賊去城空。湖口無船不得渡。留十有五日始渡。比至江甯。而城先十日陷矣。進攻之。軍鍾山久之。復江浦。洊升福建漳州鎮總兵。六年夏五月。蘇撫吉勇烈公敗於鎮江。死之。未幾而有向軍鍾山之潰。諸將震恐。公從容指麾。始得全師退次丹陽。尋復進向公奏。以公總統南北諸軍。旋解金壇圍。奉 旨幫辦軍務。乘勝復句容。 賞穿黃馬褂。復鎮江。 與騎都尉世職。擢湖南提督。復秣陵關。 賞換雙眼花翎。調江南提督。復揚州儀徵。晉三等輕車都尉。復九洑洲。 晉二等。公受知向公。倚如左右手。大營先後奏捷數十。皆公功也。江南北數百里內有警。輒單車馳援。無虛月。所至輒大捷。迭荷 先帝

褒旨。賜上方珍異。嘗傷於指。賜御用藥散。尤異數。既向公卒。某帥驕愎不肖事。又忌公。事事齮齕之。公度不得行其志。誓以身殉。抉一指寄家。示無還期。公築長圍困賊。期年而成。攻益力。城垂破。各路援賊四至。某帥方以不破城不發餉激軍。軍屢譁。不為動。公跪諫繼以泣。不聽。檄調副帥某回營。七往返。總督留自衛不遣。公屬以追賊至鎮江。賊突出犯大營。某帥遁。軍大潰。公聞變馳至丹陽東。遇賊大戰。傷重下馬。向

闕再拜曰。臣力竭矣。復進。望賊營而馳。渡河。人馬俱沒。時十年閏三月晦也。公從軍十年。與士卒同甘苦。士卒愛而畏之。大營饑紲而譁。至矛傷向公臂。萬眾洶洶。公聞率小隊馳至。乃散。公令曰。罪人吾知之。諸營盡今日縛以來則已。不者張某且殲其營。日晡。得三十餘人。殺之。卒無事。軍令嚴。所過秋毫無害。身經數百戰。未嘗敗北。賊畏之如虎。既覆鎮江營。多公舊部。賊至假公旗以出。賊披靡。陰雨中。賊輒望見公旗。故賊猶傳公不死。神矣哉。公戰陣出新意。善察地勢。動合古兵法。向公以六合新勇隸公。公試之曰。若未能戰也。雖然。宜令若立功。將戰。公匹馬環視數十里中。得一僻地。令營之。曰旦日賊零星過若營。若出盡殺之。已而果然。故人人自奮。願從公。其援六合也。相賊船所泊岸數里外。令土人曰。若為我築土牆。自某至某。內外各一。外長二里許。內倍之。而斷其中。牆成以告。吾為若殲此賊。及戰。賊大敗。奔所泊岸。

皆循內牆左右走出。牆斷處見外牆。則大驚亂。追騎及之。無一逸者。九洑洲之役。公作背水陣。四眼狗率眾數十萬。迫我軍於江滸。公從舟去岸。令曰私渡江者斬。賊連踹我營數十。周提督天培歿於陣。眾頗懼。公手刃一人以徇。曰今日進則生退則死耳。麾眾而前。無不一當百。賊大敗走。遂復九洑洲。其布置多此類。又善以少擊眾其復太平也。以五百人從。至則賊酋觀劇城外。公突至大呼殺賊。賊奔入城。公麾兵隨之而入。城遂復。往返七日耳。軍中歌曰。張國樑走馬取太平。其援鎮江也。比至而賊退。將歸金陵。吉勇烈餞之九華山。酒中報賊至。出擊不利。公飲啖自如。呼其屬曰。賊近以告。俄而四山鼓譟。槍礮若雷。公起更衣曰。請從此別。出營門。立而指揮。分兵作數隊。揚旗出。公潛由僻路下山抄賊背。急攻之。與勇烈夾擊。賊大敗。死者無算。公遂歸金陵。是役也。賊數萬。公卒僅數百云。公之過丹陽也。周走四城。召父老謂曰。此城無守法。若等速東去。我留待若。公植立城上。賊望見之不敢近。盡一日城空乃行。往歲蘇州設撫卹局。公書來云。貴局多一難民。即敵營少一死賊。公在軍殺賊以萬計。而仁心為質有如此。公長身。力舉千鈞。而狀貌如婦人好女。待人以謙。尤重儒士。稱於我輩曰晚生。公軍出溧水縣。令供帳南門。公率親軍百餘人至北門。時漏三下。叩門求宿。無應者。得一古寺小憩。公以下皆藉草臥。黎明。縣令倉皇至謝罪。公曰。吾覺

此寺倚眠甚適不及至南門耳逸馳去卒無介都其大度又如此軍暇輒作虎字大徑丈中直墨半枯屹如鐵柱名書家所不及廉俸盡以分士卒不名一錢訃至粵一子陰濟幼四壁蕭然勞公方督粵厚賻之始成禮可敬也已公兇江南皆賊地後數月始得公死事狀以 聞 先帝震悼與優卹 贈太子太保晉一等輕車都尉祀昭忠立祠蘇粵 賜謚忠武 上即位特詔加祭一壇

逸史氏曰癸丑春賊陷金陵長驅南下有席卷江浙之勢矣得遲延至八年之久者公力也公死逾月而江南數十州縣忽諸

詔有曰東南半壁倚為長城尚冀該提督不死出為國家宣勞又曰若張國樑尚在蘇常一帶何至糜爛若此然則丹陽河之溺非公一人溺也江浙億萬生靈胥溺焉天乎不已酷乎

馬中書傳

吾吳古多文學士而羽林期門佽飛之選或代不一人文武才尤罕雖范文正胸有甲兵而西事未盡愜於論者越在有明惟韓襄毅號知兵餘無聞焉今所見以經生知兵者中書馬君一人而已君諱釗字逸林號燕郊世為江蘇長洲縣人十世祖鐙明贈太僕少卿始自合𨗴里遷入城崇禎間有全永巡撫名光者有政績著兩粵夢

遊記。彙刻荊駝逸史中。君之七世從祖也。曾祖元宰。祖成龍。父培。著有吳門微信錄。母某宜人。生子三。君其長也。幼慧。四歲入塾。讀書倍常童。九歲識星象。年二十有二。始入泮。問經於同縣陳徵君奐。為高足弟子。壽陽相國祁公來視學。奇君文。面試之。詢所用書出處。講論經義移時。遂食餼。大興李侍郎嘉端視閩學。聘校試卷。逾年航海歸。入闈以孟藝用訓詁。為主司所賞。登甲辰秋榜。丁未取宗學教習。出令協揆湘鄉曾公門。公夙重樸學。尤器君。厥後。公督師東征。招君往。封君以道遠難之。遂辭焉。道光二十八年。江北災。饑民行乞入吳。次年吳中大水。君皆與賑卹之役。君究心水利。撫部沔陽陸公屬君視江陰壽與沙。築圩資蓄洩。逾年工成。至今無水患。又監修東壩。尋陸公督兩江。行淮南票法。欲廉察商情而無其路。謂君通達正直。遂慫恿君運鹽揚州。君赴之。越二年。粵寇東下。公奏調君募勇桐城濟師。行至樅陽。安慶陷。無何金陵陷。大城向忠武公代為督師。錢塘許公乃釗副之。君還至金陵。許公奏君留營。君以難民多死。倡議撫卹。公然之。全活無算。會自營歸。曰川楚兵所帶餘丁率健兒。而吾鄉空虛甚。盍捐貲募為一軍。進可助剿。退可回援。余與程副憲庭桂題其議。為請於許公。募千餘人。以崇縣劉刑部存厚領之。號曰撫勇。甫集而粵匪劉麗川反。嘉定匪周立春繼之。不數日連陷上海青浦等六縣。勢張甚。向公令君與刑部卷甲

邏之。至青浦。夜漏三下。衛枚薄城。遲明克之。越十餘日後隊始至。叙功得內閣中書。是役也。脫無刑部一軍。賊蔓延且不可問。君有功桑梓甚大。而曲突徙薪。知其事者絶少。逾年復上海。君駐滬支應。與之終始。而不再叙。八年夏。許公復招赴金陵營。十年春。浙江告急。君偕總兵湖南熊公天喜赴援。復四安鎮。廣德州。奉調馳回。遇賊丹陽。戰於寶塔灣。中彈死焉。時三月二十九日也。年四十有八。事聞 賜䘏如功令。娶某氏。某女子文灝。國子監典籍銜。家居後君一月殉難。君性孝友。接平人以謙。遇達官貴人。往往以氣凌之。故人或以為狂。膽氣絶人。單舸浮江海。若丙夜孤行盜賊數惆然無所畏。喜談兵。金陵陷。上書大帥。造戰船。橫絶江流上下。斷賊首尾。綜列條目。凡數千言。不能用。君於武事。頗土苴儕輩。高自標置。難於向忠武。張忠武亦多所不滿。卒皆如其言。博覽群籍。先嘗為疇人之術。三年。演弧三角三邊求角一術。心動得怔忡疾。顧性所甚。不能廢也。治經尤深。手輯經義叢鈔三十卷。於一切經音義法苑珠林。並有校本。細入毫芒。多所心得。皆於軍幕失之。惟集韻校勘記若干卷以友人録副得存。仲弟銘乞陳徵君為之序。俟事平而刊之。

論史氏曰。君少時朝野歡娛。江表無事。獨喜閱兵書。慨然懷積薪厝火之憂。人或哂之。無何軍興。而君以知兵名。稍稍聞於諸將帥。故多訪君者。君亦未嘗不與委蛇俯

佩。先後十年。不得售一第。統一旅徒以身殉之。何耶。論者謂君耿介剛傲直道不容。致然。顧曾公幕府。以能得人重海內。所薦達文武士。致大官者。以數十計。君早出曾門。能容君必矣。乃歷游諸公間。而獨辭其招。又何耶。太史公於李將軍傳曰數奇。曰不遇時。曰相不當侯。一篇中三致意焉。有以夫。有以夫。

張繼庚傳

張繼庚。字星垣。江甯人。父介福。道光丙戌科進士。湖南保靖縣知縣。繼庚有文武才。游庠食餼。家貧幕游湖南。咸豐二年秋。粵賊圍長沙。巡撫潘忠毅公鐸城守。為君同鄉。知君才。使延君。君慨然許諾。縋城入。佐守禦謀。及圍解。度賊且東犯。急歸省母。祁方伯宿藻聘襄保衛籌防兩局事。無何江甯陷。託其母及方伯眷屬於友。先出城。君陷城中。賊脅入偽北典輿衙。變姓名為葉芝發。君故善言語。佯與賊昵。因盡知大小賊目姓名。頗得賊中要領。久之結賊為內應。賊多願從者。時　欽差向忠武公榮駐兵城外。君令同謀金和李鈞祥何師孟三人。先出言於向公。公未之信也。書先後七上。向公亦訪知君為人。始許之。以入告。冬十有一月二日。潛出謁向公。言賊事。繼以慟哭。向公留宿定約。會大雨雪。不果。君志不少息。復往來為期日。四年春二月十三日。同謀賊目張沛澤中悔。執君自首於偽東王楊秀成。秀成因之不殺也。而同謀之

賈鍾麟。與城外金和等。仍密訂大兵於二十四日。由神策門進。先引田玉梅及官兵三十餘人入伏城中。約三更殺城上下賊。啟門。事頗洩。是夕賊令門內加堅柵重鎖。玉梅等刃柵有聲。城堞賊驚起大譟。乃急登城。手刃數賊。賊吹角。羣賊屬至。玉梅等逾城遁。官兵亦退。次日。賊大索無蹤。乃出君窮治黨與。搒笞剝爇。身無完膚。終無所言。最後偽官中有曾任知府某者。甘言餌君。君曰。此何等事。江南人脆弱。若之所知。誰肯為之。我同謀皆粵中老兄弟忠義人也。我固一死。累之何為。賊怒。益誘君使言。且以偽官册示之。君乃指其悍者三十餘人。皆立斬之。既而悟。乃趣磔君。君上向公書及賊獄所作詩未佚。又作絕命詞。有云拔不去眼中鐵。嘔不盡心頭血。吁嗟窮途窮。空抱烈士烈。殺賊若無權。罵賊猶有舌。江甯人傳誦之。君無子。以從子承豫嗣。同治四年得卹於朝。

舊史氏曰。江甯多奇士。最余主惜陰講席。院生有蔡比部琳者。計偕至京。聞甯城陷。不試歸。則母陷城中。遂作乞兒裝入城。凡五閱月。輾轉得其母。負之而出。有當塗馬明經壽齡上元孫茂才文川失其父。亦如之。又有夏茂才宗銑者。賊脅就試。終卷罵賊語。賊寸磔之。即君同謀之金茂才和。亦惜陰生也。至如君尤奇之奇者矣。

陳君傳

陳君諱瑒。字子琚。江甯人。祖國楨。父昌緒。仍世名諸生。家小康。藏書甚富。母鄧孺人
生母汪孺人。君有異禀。讀書數過。終身不忘。能會通而貫串之。經學史學小學天文
輿地詩古文詞。旁及詞曲武備方術。靡所不習。而尤精於算學。惟不工制藝試帖楷
書。屢躓大小試。年二十有七。始受知於廖公鴻荃。入江甯學。咸豐十年。粵賊東下。金
陵戒嚴。君故能為陶宏景圖光術。不輕試。試輒有驗。知城不可守。亟出城。葬其親。既
封而城陷。配張孺人。君兄庠生大紳及其子寶熙等五人。皆自焚死。先數日。制軍陸
公建瀛聞君名。檄辦團練。君已出城。至是復有言於大臣向公榮者。檄君往。君固有
殺賊志。遂應之。向公令募一軍。軍寒昭山。當賊衝。屢有斬獲。或告向公君書生不任
兵事。向公素不喜文士。意頗怠。君乃辭去。渡江。僑居滁州。涇陽張侍郎芾項城袁副
憲甲三爭欲致君。君鑒於前事。皆辭之。無何賊犯滁州。乃挈家來吳門。余之主惜陰
書舍也。院生以七十人為額。若君與龔生丙孫。皆不在額中。輒作他人卷應課。亦無
定名。而有作輒前列。余既招龔生館余家。龔生亟稱君所學勝之十倍。余為延繪蘇
州地圖。因得益知君所學之廣。且深信龔生言不謬。君以文字之知。執弟子禮惟恭。
余不敢承。而意甚誠。要必受其刺乃已。蘇城既陷。余避地衡山。君與覺阿禪師湘鄉
左司馬仁。皆居山中。晨夕相見。司馬以覺阿言。延君課其孫。至館之次日。生徒不出。

詢之。則曰屋窄欲罷讀。君翩然去。致束脩不受。余與覺阿偵之。則炊烟斷矣。相與佽之。僅得不饑。先是偶與君縱論西人代微積拾級一書。初譯奧澀不可讀。遂與君商榷凡例。各日課二三條。閱暑而輟。至是復續之。四閱月。成其半。而賊蹤益偪。余挈家赴上海。君留衡山。獨為之。其明年。君亦來滬。則全書成矣。名之曰西算新法直解。君既至。左司馬前卒。其子樞知前事。卑禮往謝。因復聘君。坦然赴之。合肥肅毅伯李公耳君名。余亦為之介紹。湯果使雲松。又故賓主也。君皆不一謁。一日。余與劉方伯郇膏言及君。方伯曰。吾舊識也。在此耶。余以告。迄不往。其風節如此。余為薦入廣方言館課算學。與君同鄉姚拔貢必成同館。姚病利驟卒。君猶為屏當其喪。有頃亦利。是夕時加亥逝矣。時同治二年秋七月二十有二日也。年五十有八。配張氏先殉難。子二。鴻鈞。鴻峻。視含殮。其明春奉喪歸葬。越二年鴻鈞游庠。君篤於行誼。崎嶇患難。饔飧不繼。女弟及甥葉庭瑤相依不去。生平無疾言遽色。犯而不校。與人交貴賤平等。無纖毫之別。粥粥若無能。隨事叩之。殆無一物不知。廉而不劌。和而益峻。有以非義干者。必拒之。雖饑寒不顧。生平著述甚多。皆燬。余所知者。算學發明二十四卷。算學一得十六卷。亦未及見。存於家者。礮規圖說一首。鴻鈞已付刊。此外惟與余同著之西算新法直解存。他日當付梓。難中何心著書。而君所學轉藉是存百一。可異也夫。

舊史氏曰。余生平所經萬里。所閱萬輩。所遇一材一藝之士。無不形於詞色。未見有不自表襮如陳君者。然以君之學而久不甚著。未始非不自表襮之故。可慨也。至其敦品勵行。尤非等儕所及。元和陳戶部倬與聚處半載。歎為吾吳無此人。祇就其文學而言耳。合德行觀之。殆今世聖賢之徒矣。

葉節婦家傳

節婦姓葉氏。諱淑貞。字儷琴。既寡。更名利貞。字鐵琴。江蘇吳縣人。世居洞庭莫釐峰下。宋石林先生三十三世孫女。鹽運司運同銜承銑之次女也。母劉淑人。節婦生而淑順。六歲母病。竟日不去側。九歲濡筆寫生輒肖。運同君奇之。延鶴湖老畫師高元眉於家。授以畫理。數年超詣逾其師。丈許巨幅。作墨荷三四莖。蒼勁奇偉。見者不能測為十數齡女子所作。顧或亦以是知其非福。乞畫者日衆。乃為之例。一箑易米券三斗。歲暮積數十石。饋貧以為常。年十有七。歸同里候選同知周世璿。生一女殤。越三年。世璿卒。遺腹生女。又殤。以夫從兄世瀚之子候選同知德棨為後。年纔九歲。家故相亞。父母愛之不忍遣。數日一至而已。節婦孑身持家養翁姑。從此長齋繡佛矣。又八年。翁卒。姑性嚴厲。聞於族黨。節婦百計委曲承順。卒相安無事。族黨益賢節婦。顧夙有肝疾。時時間作。日以繪事消遣。夜輒吞聲泣淚。痕漬枕上。聞者憐之。能詩不

多作。有題梅花句云。品節實從冰雪鍊。芬芳不與李桃爭。他作稱是。不存稿。惟畫稿四巨册存。節婦家富甲山中。會軍興。官中需餉亟。節婦謀之運同君曰。世事如此。家事如此。多積財何為。願助餉十萬。報二百年食毛踐土之恩於萬一。建義莊五萬。贍族之貧者。餘不下十萬。與嗣子某。若得行。亦令世席太僕矣。何如。運同君以為然。力慫恿之。席太僕者。明末山中素封。毀家輸餉衛鄉里。得太僕卿銜。里人至今傳誦。故云。節婦遂以其間請諸姑。不應。無何賊至。質庫若而所。蕩焉泯焉。姑婦轉徙湖瀆。賣衣飾易米者兩年。舊疾益亟。運同君聞之。迓之歸。調攝未帀月。一夕晨興呼毋曰。天曉未。今日大冷。兒篋有厚絮衣。毋可取衣之。無何遂瞑。猶手臂書一帙云。節婦以道光九年九月二日生。以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卒。年三十有四。守節凡十有四年。運同君哭之慟。且請　旌於　朝。節婦為余家婦之女兄。運同君故屬余傳之如右。

舊史氏曰。節婦女弟。又有適天津金剛愍公子厚增者。寓吳中。庚申之難。避居郊西之跨塘。賊突至。罵賊不屈死。姊妹節烈。其感可欽也。顧忠義激發。蹈刃如飴。須臾間事耳。節婦處萬不堪之境。歷十數年之久。辛苦艱難。卒歸一死。則節婦之所處。有倍難者矣。能詩工畫。非女子之福。信矣哉。

副將華爾小傳

華爾。美利堅高要人。初仕本國為將。以罪廢來上海。國人欲殺之。會賊陷蘇州。上海將治兵。候補道楊君坊賞其勇。匿之家。介上海道吳君煦言於美領事獲免。以是德吳君。願效死。咸豐十年夏五月。賊陷松江。吳君令華爾募西勇數十人為前行。我數百人半夷服半常裝繼之。華爾誡曰。有進無止。止者斬。賊迎戰。槍礮雨下。令皆伏無一傷者。頃之突起手加額為號。百二十槍齊發。凡三發。斃賊數百。追之。遂與敗賊偕入城。置一桿中衢登之。黃衣賊五輩。乘馬來接戰。斃其四。最後傷其一。賊呼曰走。城遂復。初吳君與華爾約克城。盡賊所有畀之。比華爾至賊館空矣。蓋我勇入城。覷華爾方酣戰。先攫之。吳君更與華爾五千金。西勇不與。多怒跳去。或轉從賊。華爾移師青浦。如前法。華爾登城。槍中其股。墜復登。回視我勇已退。乃還。華爾既病創。西勇亦遣去。久之。松江再陷再復。華爾病瘥。吳君乃令守松江。練洋槍勇五百名。衣服器械步伐皆夷也。同治元年正月。賊犯松江廣富林。眾數萬。華爾率五百人禦之。賊圍之數十重。華爾乃分其眾為數圜陣。陣分五重。人四嚮。最內者平立。其外遞俯。至最外者幾踞地矣。皆以槍外指。望之者如餿首刺以針然。將居中。吹角為號。一動無不動。數十槍齊舉。始徐行。漸疾行。所至賊披靡。圍自解。且爭退去。華爾乃撤陣起追之。至辰山。飛彈斷一指。不為止。賊大敗。遂平辰山及天馬山賊營。事聞　賞四品銅頂。命

其軍曰常勝。是時賊自浙東聯絡金山蕭塘南橋。以達於浦東之高橋。皆有悍賊守之。會西人願助順。新設會防局。於是華爾會英提督何伯法提督卜羅德攻之。高橋平。是役也。賊凡三萬。華爾與英法三軍各五百人。卜羅德死之。二月朔。進平蕭塘。詔以副將補用。夏四月。復合西兵克嘉定青浦。五月。克浙江之甯波。以常勝軍四百人守之。華爾往來策應。以為常。賊之圍松江也。調甯波軍回援。大敗賊於豆腐浜。圍乃解。嘉定既復。賊復圍之。洎西兵至。則突圍入城。挾中西守兵偕走。城復陷。青浦亦如之。至是巡撫李公鴻章議復青浦。七月。檄程學啟由北簳山進兵。而令華爾薄南城。並駛小輪船逼城濠。以大礮裂城。麾軍冒烟上。遂克之。先是華爾所分兵守甯波者。進克餘姚。賊至益衆。告亟。復令華爾馳援。未至。賊再陷慈谿。翌日。華爾至。立復慈谿。登城時。中槍丸。洞胃達背而出。乃歸甯波治創。八月戊寅卒。李公令以中國服殮松江。 詔立祠祀之。喪歸。吳君檢其篋。得金陵城圖。凡賊酋所居百十處。距城垣丈尺方位。纖悉皆具。亦不知何時何人所繪。可謂有心人也已。

蘅史氏曰。余在李公幕府。見常勝軍支應之籍。西將薪水月百金以上者。百數十人。視他軍數倍。口糧軍械稱是。主者吳君煦。立意以為我將我勇率無賴。城旦暮不保。而府庫充實。與其養無賴。終且貽賊。不如與此軍。一時權宜。不為無見。始僅五百人。

後增至四五千人。功不細。賞亦不覺。李公從容指揮。次第減撤。中外無一言。蓋於此幾費綢繆矣。先後置將四。白齊文背畔不必論。與倫之闒冗。戈登之驕蹇。不能不以華爾為最馴。余嘗見其練兵。居中吹角、有聲。卒皆魚貫至。又有陳。或左或右。或橫或縱。或直或斜。或八字。或十字。或環或圭。或玦或鉤。或梅花。或蝴蝶。隨角聲而變。其行也。雁行進。舉足如一。兩跨間射以矢。十發十穿。無所濡。斯尤長技。蓋泰西舊法如是。頗得古人不愆步伐之意焉。

龔生傳

余之主講江甯惜陰書舍也。見某生卷楊嗣昌論云。有公罪十有八。有私罪七。據本傳者十之三。曾通穿穴他紀傳者十之七。大奇之。謂真能讀書人。既諗非其作。龔生丙孫代為之。於是始知有生名。越九年。余家居。生業師馬生鶴船具言生被難來吳狀。余為致之家凡三年而卒。生字子棄。號祖望。上元人。先世回回籍。父元濂。諸生。嗜古多藏異書。君幼慧偏讀之。善鉤稽同異。下筆嶄嶄。有辟易千夫氣。槪見賞於溧陽張侍郎芾。以第一人游庠。咸豐三年。生兄弟先後病死。賊陷城。生逸出。失其父。乃為乞兒裝。朝暮過賊營。習識數裨卒。轉輾物色得之。竊負而逃。家有湖墅田三十畝。傭者甚忠謹。迎生父子居之。六年。父卒。無何向營潰。賊蹂躪數十里。生一妻一子至吳。

余有田舍數椽。在郊西鄧尉山下。藏書存焉。延生挈家往居之。兼主鎮之一仁堂。計簿出入不苟。以其閒校說文韻譜。頗樂之。善病。三年中瀕死者再。卒年三十有三。時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也。葬蘇城外回回墳。妻某氏。某參將女。子若干人。皆幼。隱賊其長者得贖歸。顧不肖。年十有一。輒私取父母物鬻之市。以易肉餌。甚且學吸雅片。生既卒。余在京師。同事不敢留。隨母入清節堂。尋逃去。凍餓死道上矣。生清臞鶴立。皙而癯。結喉露齒。意氣軒然。不可一世。博覽經史。為詩文如其人。時文不屑作。間作亦岸異。取科第有餘。耿介兀傲。經難彌厲。人以為狂。余獨以為狷。生之甫出也。撫部錢塘許公乃剳為食於路。別諸生之館。試以詩文。奇生作。延入幕。他日屬以檄公疏焉。生拂然起。跡之遠矣。潘公子曾瑋介余乞誄母。久不應。謂人曰。公子不投一刺。豈可為作誄乎。余亦不敢强也。余作某銘。屬生錄寄。且曰可節者節之。生具言數處存十之三耳。余無以難之。呼余子曰世叔。顧評斥詩文不少假。寓鄧尉。自署聯曰。日課惟楚金韻譜。石交有天監經幢。其風節有如此者。著作甚夥。皆佚。校韻譜未竟。他日付刊。當備采其說。以存吉光之羽。余所見文人之厄。殆至生而極焉。生為之傳。頗略。故以所知補之。噫。斯人可多得哉。

功甫潘先生暨配嚴宜人合葬墓志銘

士博一科一第。綰一職。朝不坐。燕不與。手不操尺寸之柄。雖有康濟天下之願。無所於施。則退而為善於一鄉。所持既甚約。所被又不遠。而居然行其法。足以澤一時。存其書。足以利天下後世。可不謂賢乎。如吾鄉功甫潘先生是已。先生諱曾沂。初名遵沂。功甫其字。嘗夢前身為浮渡山僧。自號小浮山人。太傅　武英殿大學士文恭公家子。籍系官閥。詳余所為文恭公墓志。年二十有一。舉茂才。二十有五。登賢書。尋以例得內閣中書。道光元年入直。四年假歸。遂不出。久之以災賑議敘光祿寺署正銜。先生孝友仁慈。出於天性。生八日而母謝夫人卒。終身以為隱痛。事文恭公暨繼母汪夫人。得其懽心。居輦下三載。交海內諸名公。以文章道義相切劘。要路雖父執不一謁。一日入朝與友俱。一遂官出。友趨而與之言。既去問何人。友駭曰。英中堂。不識耶。英固文恭公同年。時為樞相。云嘗例謁於閣師松筠公。會軍機需人。行選而試之。公素與文恭公善。因問曰。考軍機乎。先生愕然曰。未也。公深悔失言。與人交貴游寒畯如一。僮僕亦化之。一矯驕諂之俗。歸後家居。値文恭公當國。彌自韜晦。就所居鳳池園構一椽曰船庵。鍵關謝人事。焚香讀書。洗花洗竹。一家如在深山中。一童子應門。客至受刺門隙。無賓牋一不報。中間省侍京邸者再。往返數千里。亦不見一客。俗所用署名小紅箋。攢不具者二十餘年。中歲以後。長齋禮佛。究心內典。嘗曰。二教功

夫。總自腳踏實地做起。又作放生會曰。天人感應之理。惟此最顯最速。大用莫如仁。當於此處著意。使其長養而擴充之。生平為善。如日用飲食之不能輟。登其田二十有五頃。建豐豫莊。備平糶諸用。歲小歉。輒弛佃租。先後十餘年間。蠲米凡四五萬石。里中水旱舉賑。留養他郡流民。以若施衣食。饋醫藥。建義塾。育嬰諸善舉。吾吳故多好善者。類能為此。不足為先生紀。顧自先生倡之。則一郡應如響。率欣然輦錢粟踵至。以是事易集而效彌廣。修大佛支七世宗譜。謀於族。立松麟義莊。族屬之貧者有常餼。區田法見賈思勰齊民要術。王禎農書。先生謂田之賤。土之瘠。收之減。賦之重。莫甚於吾吳。惟區田法行而後穀可多。田可貴。作課耕會。試行於封婁之郊。果倍獲。遂著豐豫莊本書。列直講三十二條。以貽農人。濬興福塘河十有二里。曰堯峰河。旁近資灌溉之利。著蘇松減賦說。又謂宜亟行於減賦之先者。曰農田。曰水利。先於近水諸郡。督種稻田。一二年後。成效眾著。乃上 聞。推其法於西北。漸令水利日興。稻田益廣。則西北之米自足。而東南之賦可減。可謂探本之論。喜游名山水。嘗北登太山。觀日出。自武林而西。歷徑山七峰兩天目。東逕海昌。陟大尖山觀潮。又過錢塘至桐廬釣臺。折而東。渡曹娥江。躋天台。步石梁。觀瀑布。又嘗泝大江。上匡廬。游潯陽庾樓琵琶亭。黃州赤壁。漢陽黃鶴樓。浮洞庭。達岳州。徧覽岳陽樓君山諸勝。遂訪銅

陵浮渡山。尋前身湼槃處。遍北越清流關。由臨淮以歸。所至蕭然行李。晦名姓。獨故人林文忠公方帥兩楚。偵知之。屏騶從。訪於舟次。留之不可。賦詩唱和而別。為一時佳話。先生不為術數之學。而自言夢輒驗。仿東坡夢齋。作正續三十六夢龕。嚮弟少宰公曾瑩之舉京兆。從子侍讀君祖蔭之捷南宮。咸預知。次第不爽。壬子春。趣工治義井。鑿新渫舊。凡四五十區。人莫測也。無何秋八月不雨。至冬十有一月。城中擔水直百錢。遠近賴以得飲。始大異之。殆佛家所謂習虛靜而成通照耶。抑吾儒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耶。詩文澹遠名儁。自成一家。中多憂時感事之言。尤惓惓於東南賦重財竭。農田水利之不講。民生之日蹙。思有以挽回而補救之。幾於舉筆不忘。蓋先生學問經濟之大者。實在於是。稱之者曰高隱。曰好佛。曰詩人。皆目論也。嘗自言一生大略。盡於數卷詩中。所著詩集三十二卷。刊行者大半。東津館文集三卷。船庵詞一卷。豐豫莊本書一卷。小浮山夢志一卷。護生庵集一卷。藏於家。先生貌腴而體孱。晚得肺疾。咸豐二年冬。疾大作。聞粤警。力疾寓書楊中丞文定於江甯。言防堵事甚悉。於是先生不與當事通書者十餘年。而亦遂以此絕筆矣。臨歿。為儀鳳舉溫良恭儉讓君子懷刑出門如見大賓數語。且曰。吾念汝祖父。神明湛然。時十二月二十日也。春秋六十有一。其明年八月。葬吳縣二下五都一圖維字圩茭白蕩和祥濱之

原配嚴宜人。歲貢生進之曾孫女。乙未會元 上書房翰林福之孫女。乙卯翰林杭州府知府榮之女。年十有九于歸。逮事重闈。以孝稱。先生自閉戶而後散遣奴婢。躬操作汲爨。有寒素所不能堪者。宜人怡然安之。即賢過人可知。咸豐五年七月朔卒。年六十有四。側室楊宜人。子二。庭諧殤。儀鳳正一品廕生。先生卒。實承文恭公之重。女三。壻韓文和甲午舉人。山東揀發知州。汪庭樑。銅山縣訓導。蔣銘紹吳庠生。孫女二。比者儀鳳來告曰。先大夫之葬。以時之多難。相地負土之遠也。未遑治幽宮之版無祿。先宜人繼逝。將以十一月十八日合祔先塋。願如唐以後合葬墓志之例。以補其闕。是有賴於子。余何足以知先生。而三復遺書。竊有獨往之願焉。不敢以不文辭。

銘曰。

渺然寸抱兮。萬族恫瘝。蕭然斗室兮。四野吟呻。嗟嗞乎先生。天生斯人。宜金紫是紉。宜期頤是臻。殫義滂仁。大濟時之艱。胡為乎三試掖垣。五試春宮。忽翩乎其絕塵。晦迹乎泉飯。心竺乾。雲養不寫。水冽不濁。不位不年。以昌其文。以焯其傳。以蔭其後昆。嗟嗞乎先生。斯藏孔安。我銘不刊。永永千春視此貞珉。

遊西山記　許宗衡

余昔於咸豐壬子秋八月。與同人遊翠微山。三日而還。嘗為詩紀其勝。又十年。同治壬戌又八月。同人復往遊。而先歷戒壇潭柘諸寺。七日而還。同人皆有詩。余亦繼作。自來京朝官。非六部曹司。與值軍機入內閣者。皆蕭散。余與張君午橋。既職業清暇。而午橋弟叔美。姚君仲海。潘君清畏。又以未仕。可供幽討。凡遊之境。詩皆狀之。無可記。雖然。幽寂之事。志氣利者鄙夷之。非憤激於時。思以適於廣漠者。一抒其所積。則必麋鹿之性。見山林而喜。雖日居塵囂紛擾之中。不得以曠朗者縱逸其心志。斯亦抑鬱而不怡。然則莊生所云山林皋壤。使我欣欣然而樂者。於二者必居一焉。其必非無感於時與。故拂其性者之所為也。夫時之不能無感。而性之不可少拂。皆今之所謂不達者也。未知諸君何如。記之。且以誌余悔焉。

復黃生瑾甫書

瑾甫足下。六月六日。得正月書。甚慰甚慰。僕狀無可述。可述者舊疾大愈。能眠能食。能讀書。能為文。能坐忘不出門。見富貴利達。能不歆羨。如是而已。雖然。未聞道也。忠孝節廉。人生不過數大事。僕鮮民矣。孝不孝何忍言。校官耳。忠無由見。閉門絃誦。與世無涉。又何從知節廉。然夙夜恐懼。不敢失此心。雖不能。不敢不能也。嘗試綜生平

而計之。能安貧。能循分。其大較也。關閩濂洛。僕不能也。能不賊性。毛戴鄭孔。僕不能也。能不臆說。班馬韓歐。僕不能也。能不徇俗。董之不言功利。僕不能也。能不近乎名賈之洞達事理。僕不能也。能不惑於衆。循循常常。人以為狂。僕不恤也。曰惟守此數大端而已。足下從僕遊者也。僕所能。足下能之耶。觀致茍叔書。足下能安貧矣。是即僕所能者也。然僕之能。有守而已。足下其進而有為乎。有為者亦若是。立身行己。修行砥名。無憾於倫常。無愧於德業勳業。蓋宇宙文章。雖今古未有不一一自澹泊起者。澹泊者何。惟此數大端。其他皆飄風浮漚。不獨富貴利達也。功利之見。亦必舉而空之。非謂敝衣惡食。如蓬戶之詆委巷之士。與夫鄙夫吝嗇之所為也。古者大夫而豚肩不掩豆矣。宰相而布被脫粟矣。賢不肖豈繫乎此。必以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子思之銀珮。美於虞公之垂棘。賢不肖又豈恃此乎。足下書言瓶無一夕之糧。衣惟百結之絮。處之澹然。僕故以足下為能安貧。然猶有貧之見也。僕昔貧甚於此。僕能安之。亦不能忘之。戴記曰。君子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僕既樂足下能僕之所能。尤願足下能僕之所不能也。夫不可知者命也。君子不謂命。貧亦適然之事耳。富貴利達。亦適然耳。要其權操之自人。忠孝節廉。則操之於己。能忠則忠。能孝則孝。能節廉則節廉。吾勉焉。雖懦夫皆貴責也。欲富貴。能富貴乎。

欲利達。能利達宂。於是奔走伺候。夤緣攀附。脅肩諂笑。回面屈節。有富貴利達者。亦適然耳。不如是。即不富貴利達乎。求則得之。宜若可為。然而鴟墮腐鼠。非虞氏之壚。釿冰沃地。非姑射之褫。事出意外。非其罪也。而俠客大怒。虞氏見滅。郝君亦大怒而姑射獲免。莊姜適衛。美而無寵。宿瘤適齊。醜乃蒙幸。遇不遇命也。誠適然也。而可求乎。求即得之。僕亦不能也。嗟乎。老聃至西戎而猿言。夏禹入裸國而解裳。與世推移。隨俗浮沈之言。豈足信哉。僕之不能。非僅為此。以有所能者在也。是故君子貴務本。本者何。即此數大端。出此則入彼。入彼則出此。世之能此者不能彼。能彼者不能此。吾與之共遊而可不擇哉。楊子之泣歧路也。墨子之悲素絲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幾至危也。效至速也。今夫山。始於一撮耳。然五嶽基於此。今夫水。始於一勺耳。然四海源於此。此數大端者。口熟之則易如山之一撮。水之一勺也。身體之。則難如山之五嶽。水之四海也。吾不以易而忽。吾不以難而阻。則一撮即五嶽。一勺即四海也。或以為易。則一撮無基。而一勺無源。或以為難。則一撮非山。而一勺且非海。而又助之以虎狼焉。而山終無可登。益之以蛟龍焉。而水終無可涉。雖責有猶懦夫也。尚何能哉。尚何能哉。足下能僕之所能。亦惟務本耳。其原在澹泊。惟澹泊故能有守。惟有守斯能有為。若所謂富貴利達者。山之虎狼也。水之蛟龍也。不能

生我能死我者也。日日在我前。若岐路之可南可北也。如素絲之可黑可白也。蓮不生於麻。而沙已在泥。則危之又危也。足下勉之哉。夫有可慮者。學也。得僕言而充之。由是而班馬韓歐焉。毛戴鄭孔焉。關閩濂洛焉。剸致於貫之洞達事理。董之不言功利。則洵乎能有為者矣。足下勉之哉。中庸曰。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此物此志也。不見既十三年。中心拳拳無一日忘。今乃發憤一道。然僕亦僅能言之耳。足下能行之乎。人各有能有不能。惟足下審端致力而已。不盡。

張石樵先生別傳

許宗衡曰。嗚呼。士生於世。讀書期有濟。不幸老牖下。雖有文章。世方以為空言。其孰從而惜之。而乘時得志。既有事權者。又多無濟於世。其藉口於艱難。而隱以飾其無識無才。則人轉歎其遭時不偶。無以表見於天下。古今人才之消長。與世推移。幸至湮沒於眾人之無知。蓋比比焉。悲夫。禍患之機。伏積於未見。深識者言之。不非笑。則迂怪。而不知士之洞觀於數十年之前者。固燭照數計。而世且漠然置之也。淮南鹽筴甲海內。方乾嘉盛時。淮綱皆直達。東自泰州。西極於江漢。轉運半天下。歲額引百三十萬。鹽艘沿明制。王儀真則改捆。其歸多載荊湖竹木紙炭魚米百貨市於儀。儀

之民倚為生活。無慮數萬家。不逞之徒。藉以弭其虎噬狼貪。而賜誑婦女。以冀需拾其餘利者。又以補其凶荒水旱之不足。道光辛卯。制府陶文毅公議就各場捆掣。儀民慮無生活。人情洶懼。邑父老皆太息曰。如儀之民何。當是時。石棋張先生獨毅然曰。周禮閒民轉移執事。管子云。衣食足然後知禮義。此議行。豈獨儀之害哉。成法不可妄更張。見近利而貽遠患。必自此始。乃與父老上書文毅。復馳告鄉人官京朝者。疏陳得失。事乃止。於是儀之民皆獲全。賴其利者幾二十年。人猶謂儀固有是利特先生能保之。事尚不止。未見其害也。無何改票販。淮綱卒散。沿江民多失業。及粵寇破武昌。由楚東下。鹽梟揭竿斬木。失業者響應嘯呼。勾連蔓延遍東南。創鉅痛深其害果何由哉。然後知先生維持籌畫於二十年之前。非空言也。猶憶戊申己酉間。宗衡居揚州。常與先生相過從。先生曰。讀書無所濟於世。雖百年猶虛生。嗟乎。事權之不屬。徒以讀書所得。不幸而言中。使遇於時。其所濟於世者更何如。乃世之遇而無所濟者。又復不少。然則空言非可信。空言而可信。獨先生為然。而先生卒老牖下。無由表見於天下。是固不獨先生之不幸也。先生名安保。字石棋。晚號潛翁。性孝友。精歌詩。宗衡識先生時。先生年未六十。同治癸亥。以子丙炎官編修來京師。明年四月以疾卒。年七十。宗衡少壯轉從江淮間。多交老成人。與先生跡尤親。及先生來京

師。猶數誦先生讀書無濟百年虛生之言。先生喟然曰。老矣。且空言何足尚。足下勉之。然宗衡年二十餘。以公車踐齊魯燕趙中。閒奔走衣食。往來數千里。及乎寇亂起東南。亦嘗心識天下之故。性既疏懶。又以枝官寂寞。其無濟於世。蓋亦先生所矜歎者。乃於先生歿後。用空言為別傳以報先生。其愧負先生為何如。然宗衡亦五十餘矣。

記籬

籬。離也。又蔽也。王者中畫屏藩之義。於是乎在。然非城郭垣墉之可恃。必善為護。必曲為防。余既種花與樹於庭。其西偏為庖廚。家之人所出入。以籬界之。毋混淆。又戒奴日守之。勿手撼而足蹴。猶懼其疏也。鄰之犬時來。恐觸而壞。則訶叱去之。是奴之職也。以籬為可守。不以籬為可恃。則庶免鄰犬之觸乎。嗟乎。鄰之犬。其咆哮奔突無如何者也。吾恃吾籬而已。不善守之。且自壞之。吾之庭皆犬之迹矣。此何為哉。此何為哉。

蕭唐卿傳

貌短小。衣不蔽骭而氣磅礴。日躑躅街衢中。市人皆目曰。此蕭唐卿也。唐卿名人宮。行六。故人又呼為蕭六云。其先世以合淝人僑寓金陵。官於蜀。君幼自蜀歸。貧不能

謙性好方技。貧甚則賣卜。言多中。然所得少。則怒曰。古言病者或以愈死或以生。業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豈直數十百錢哉。利大而謝小。吾且不能飽。是所操者左也。去為醫。衣襤褸。又好神其言。病者詑謂先生得無誕。率火其方。不敢藥。於是君益貧。嘗與邑人王章朱琦遊。故亦能詩。稍稍為應試文。性既强記。日獵古典諷誦之。遂以試賦為諸童子冠。入為上元縣學生。然年已逾三十矣。初余頗貌君。然聞其言。獨怳惚。居常好論識。聲洪若鐘。舞大笑。冠纓索絶。觀者謂有淳于髡之風。故世又斥以為狂。年將四十。始有婦。遊於揚數年。境仍貧。然不至不飽。君歎曰。丈夫不能取富貴。僅而能飽。而老將至。日月逝矣。知我其誰。復取黃帝言切脈望色聽聲寫形。鉤抉幽隱。日求精其術。思所以活人。余嘗病喉。君藥之輒愈。終以貧無信之者。粵賊陷金陵。君與妻皆自縊死。著有啞科三卷。不傳。

許宗衡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非世之寡識乎。天下無日不需才。徒求之科名閥閱之途。世之所以不治也。山林枯槁。閭里困阨。至於卑官下走。往往一飽無時。誰其中必無深識偉略。可以經盤錯濟艱難。豈通論哉。演迤廟悗。日坐取富貴。而懷才負氣之士。卒窮餓以死。蓋又不獨於醫卜中失蕭生也。嗚呼。

遣四愁詩引　　凌玉垣

平子四愁。體無複擬。孟陽後作。竟乏神致。暇日思為蛇足。因倣其體。上希先聖各言爾志之意。近慕士衡襲故彌新之論。發情屬辭。譔言述古。題之曰遣四愁云。

張玉夫孝廉聲玠新樂府題詞八首小引

玉夫暇日為玉田春水軒雜曲若干首。貞雅傲詭。事不一致。類情揣稱。務極悽麗。清容先生之續也。為各題一截句其後。

比干論

周倬祥

論語記比干諫而死。孔子合微箕稱為三仁。誠千古定論也。予以為孔子仁比干之死。蓋以其諫不聽而自盡耳。非以其強諫而紂殺之也。自秦誓有剖賢人之心一語。竹書紀年則曰紂殺比干。家語則曰比干剖心。史記則曰比干伏象魏之門。三日強諫不出。紂怒而剖其心。蓋欲明商辛之暴。表比干之忠。而不知適以不仁誣比干也。夫比干之諫。將冀其改乎。抑速之敗乎。比干。紂叔父也。徒強諫成君以殺叔父之名。使天地為之震怒。鬼神為之不歆。祖宗為之寒心。國人為之隕涕。而奸人且為之伺釁。致異日亳社鼎遷。自貽伊戚。仁人固如是乎。且君臣父子。處常處變。其義一也。嘗考舜之事父。大杖則逃。井廩不隘。孔孟稱之。謂欲之死而不死也。申生勇從。衛伋不諫。君子傷之。謂欲之死而竟死也。父雖欲之死而不可死。君不曾欲之死而顧可自蹈於死乎。箕子有言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諫不聽而去且不忍。諫而使君僇殺其身。忍乎。嘗觀祖伊之諫紂也。曰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又曰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逆耳犯顏。夫亦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乃不聞剖祖伊之心。而獨剖比干之心。何哉。是必強諫不聽。號泣不已。從而指摘之。指摘不已。從而奮怒之。令紂萬難自容。然後憤激而剖其心焉乎。比干

而忍出此哉。子貢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吾故信其無殺叔父之舉。而知比干固因諫不聽而自盡也。然則比干曷為自盡哉。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蜩螗沸羹莫知敵。彊禦掊克如故。聽斯民之詛祝。覩師保之顛隮。相對欷歔。於邑無色。則惟抑鬱以終。或不致目覩故宮禾黍耳。萬一王哀叔父之死。萌悔悟之幾。則雖死猶勝於生也。即不然。而耿耿孤忠。或足致天命之少延。邀廟社之默鑒。一旦紂崩殂。而武庚嗣興。召微子立太師。興復殷室。其又將旦暮遇之。甯非出於至誠也哉。故曰仁也。程子謂不當愚者比干。蓋從秦誓家語史記及竹書紀年之言。毋亦未按孔子所以仁比干之死耳。而皇甫謐謂紂　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其明襲秦誓剖心之語。而附會刳孕之言。又無論矣。

嫦娥奔月說

王充論斷云。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其妻嫦娥竊以奔月。是為蟾蜍。事之有無。固不必辨。亦不必非也。袁郊詩曰。后羿偏尋無覓處。誰知天上亦容奸。是不知嫦娥並不知天也。天道福善禍淫。人必如軒轅乃能升天。如傅說乃能託精神於箕尾。苟非其人。雖服氣鍊形不能。唐李虛中餌金丹而疽發背亡。可驗也。從來奸人擅國。忠言伏賢人隱。惟婦之賢者。可行其柔正。以諭之於道。羿篡臣也。嫦娥賢婦也。陳嬰之母。知

陳氏之廢。王陵之母。知劉氏之興。嫦娥之竊。豈不知大禹明德。非一再傳而湮滅者。羿篡竊。非克保其首領者。想其周旋有窮。旁引曲喻。以隱奪其權奸之魄。陰消其跋扈之心。不知若何周且至矣。奈羿暴疾性成。諫之不聽。不聽而強諫。適足以殺其軀。蓋彼既無君臣之義。亦何有夫婦之情。嫦娥既不能甘心為亂臣賊子婦。又不敢背與齊不改之義。則惟有死無二。適羿請不死藥藏於宮。乃服之以奔月云。夫王母竟以藥賜羿。羿復藏而不遽食。蓋所以玉成乎嫦娥也。以為天上容奸悖矣。然則天下不知天不容奸。而為藥所誤者。亦可返矣。或曰。明皇何以游月宮。不知明皇倦於聲色。昏迷政治。冥其心以求天地開元渺之事。一時術士迎其機。偽為月宮之游。厥後果以霓裳羽衣曲。引導貴妃。幾於喪國。豈月宮貽此淫聲以禍人家國耶。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卷十八

國朝文匯丙集卷十八

兼祧之禮合乎古義說

劉毓崧

議禮之家。名為聚訟。欲核其禮之得失者。必析其義之是非。新例。獨子許其兼祧。或以小宗子兼祧大宗。或以小宗子兼祧小宗。其制似為古禮所無。而其義實為古書所有。然近時議禮者。毋有異詞。或謂古人合族共一大宗。非各支立一大宗。抑知大宗之體統有定。而大宗之人數無定。故有謂大宗只有一人者。此杜預之說。有謂大宗不限人數者。此賀循之說。范宣曹述。初皆與賀說相同。而不從杜說。今按禮記大傳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鄭註云諸侯之庶子。別為後世為始祖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又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亦以為祖也。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注云。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繹鄭君之意。士大夫之始來及始爵者。尚得為別子。則凡諸侯之公子。自嗣君以外。無論嫡庶長幼。皆得為別子。不獨始封之世子母弟。乃得為別子。足證大宗不限人數。而非止有一人矣。況乎大宗小宗之分。由於兩相對待。而所謂對待者。亦隨時變遷。故后稷不窋有別子。而公劉言君之宗之。則當以公劉為大宗。而邰豳之別子。皆為小宗。 公魯公為宗國。而泰伯於宗室為長。則當以泰伯為大

宗。而東魯之宗國。仍為小宗。此大宗有時而稱小宗也。繼高祖之小宗。對繼曾祖之小宗。則為大。繼祖之小宗。對繼禰之小宗。則為大。此小宗有時而稱大宗也。然則有兼祧之禮以觀其會通。則古人所謂大宗者。今人固當實指為大宗。古人所謂小宗者。今人亦可借稱為大宗矣。或謂大宗不妨間代立後。何必獨子兼祧。抑知昭穆相當者。禮之常。而間代立後者。禮之變。故有謂大宗可間代立後者。此劉寶之說。有謂大宗不可間代立後者。此王敞之說。何琦與劉寶說同。而庾蔚之駁之。王儉與劉寶說同。而尚書參議又駁之。今按儀禮喪服云。為人後者。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疏引雷次宗之語。不言間代立後。通典引雷氏之語。稍有詳略。亦不言間代立後。徐氏乾學但據通典無所後父早卒之言。而未檢核儀禮疏。遂若雷氏主間代立後之說。而雷氏固無此意也。然徐氏言各親其親。為人之同情。間代取嗣。權而不失經。不悖於先王之道。則可謂深知禮意者矣。庾蔚之難以間代立後為非。然其論為後于異姓。而本宗之嗣者。宜以子後其本生父。仍不外乎間代立後之說。蓋窮於勢之無可如何。故不得已而出此耳。然而間代立後。究不如獨子兼祧。蓋出繼異姓。而本宗之嗣者。止可令其子分嗣。而已身不可兼祧。此不得不間代立後者也。出繼同姓。而本身之嗣者。既可令其子分嗣。而已身仍可兼祧。此不限於間代立後者也。然則有

兼祧之法。以彌其闕陷。則小宗且不必問代立後。而大宗更不必問代立後矣。或謂小宗之子。可以出繼大宗。而不可以兼祧大宗。抑知小宗之子兼祧大宗者。由於大宗無子。小宗只有一子。故有謂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者。此戴聖之說。而班固從之。何休亦從之。有謂大宗可絕。小宗不可絕者。此閩人通漢之說。而范甯從之。許猛亦從之。有謂大宗小宗皆不可絕者。此田瓊之說。而范汪從之。庾蔚之亦從之。今按儀禮喪服傳云。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諸儒謂大宗不可絕者。據此語為證也。又云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嫡子不得後大宗。諸儒謂小宗不可絕者。據此語為證也。禮記服問引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準此以推。知君子不絕人之後。亦不可絕後也。然則小宗兼祧大宗者。大宗固不可絕。而小宗亦不可絕矣。或謂大宗之子。不當出繼小宗。亦不當兼祧小宗。抑知大宗之子兼祧小宗者。由於小宗無子。大宗止有一子。故有謂大宗支子不得出繼小宗者。此曹述初之說。有謂大宗支子不妨出繼小宗者。此張湛之說。南齊江斆以大宗之子出繼小宗。既而因大宗無人。復還其本。是時僕射王儉議以斆之幼子繼小宗為孫。此就張湛之說而推之也。尚書參議駁荀覬何琦兄孫可以為後之論。此就曹述初之說而演之也。今按禮記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近之也。使謂弟子當出繼大宗。

而兄子不當出繼小宗。則是兄可視弟之子猶子。而弟不可視兄之子猶子矣。先王制禮。不若是之偏也。儀禮喪服傳云。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以資之宗。使謂大宗當取嗣於小宗。而小宗不當取嗣於大宗。則是小宗之財者。大宗尚恤其窮。而小宗之嗣者。大宗不憫其絕矣。先王制禮。不若是之恝也。然則大宗兼祧小宗者。大宗既有子。則小宗亦不啻有子矣。然猶有可諉者。曰諸儒之中。遠者不過魏晉。近者不過宋齋。似非舊典也。則請以漢代儒家深通舊典者言之。後漢書伏恭傳云。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無子。以恭為後。夫恭為伏生裔孫。世傳經學。涉歷兩漢四百餘年。當代儒宗。推為盛族。湛父理。湛黯兄弟皆宿學名儒。恭亦克紹家風。不忘舊緒。何使此舉寔違乎經訓。豈有伏氏一門。竟肯首作厲階。遺譏禮教。然則大宗承嗣小宗者。不可謂非舊典矣。然猶有可諉者。曰伏氏兄弟。長者果非庶子。幼者果非嫡子。究無明文也。則請以同母嫡子雖有明文者言之。三國志諸葛喬傳云。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初亮未有子。求喬為嗣。瑾啟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為己嫡子。故易其字焉。諸葛瑾傳引吳書云。瑾少游京師。治尚書毛詩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今按瑾長於武侯七歲。其遊學京師。至早亦當在十歲以上。而遭憂尚在其後。則八歲之時。其母無恙。更不待言。是瑾本嫡

子。武侯與瑾同母。亦係嫡子。瑾以長子為大宗。武侯以次子為小宗也。夫諸葛氏為巨室高門。天下所共仰。武侯伯仲伊呂。固三代以後一人。瑾亦位冠吳臣。為當時所罕有。喬出繼叔父之後。武侯立兄子為兒。兩境胥無間言。千載不聞異論。然則小宗取嗣大宗者。不可謂無明文矣。然猶有可疑者。曰諸葛氏雖係出繼而非兼祧。未為定論也。則請以諸葛氏兼祧允符定論者言之。三國志諸葛喬傳云。年二十五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冑裔。故攀還復為瑾後。今按喬無他子。攀既還為瑾後。自必承嗣恪之大宗。而兼祧喬之小宗矣。然此因武侯既有子瞻。故攀也去武侯之小宗。而歸瑾之大宗。毫無窒礙耳。向使武侯未有子瞻。以喬嗣爵。喬存而攀尚未生。恪即被害。斯時也喬若不奉瑾之祀。則是繼小宗而絕大宗。無異於拔本塞源。裂冠毀冕。喬若不奉武侯之祀。則是忘教育成立之恩。亦將為名教所不容。況武侯無後。何以勸善。祀不可絕。必將有主。主其祀者非喬而誰。吾知蜀漢諸儒議斯議者。惟有令喬還嗣瑾之大宗。而兼祧武侯之小宗。然後仁至而義盡。武侯之夫人黃氏夙號賢明。如其爾時尚存。諒必不違公議。然則大宗兼祧小宗者。不可謂未有定論矣。禮記禮運云。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況兼祧之制。未始非古禮所許者乎。禮器云。

毋輕議禮。郊特牲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太史公曰。書闕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議禮者欲知兼祧之古義。亦惟旁推交通。由比事屬詞。以求其條例。庶不淆於聚訟之說也歟。海甯蔣君寅昉光焴。輯其兼祧嗣母徐安人節孝錄。介秀水高君伯平均儒。寄以見示。乞為撰文。余檢錄中所載。如秀水莊君芝階仲方。嘉興錢君警石泰吉。所撰家傳。吳江沈君南一日富。所撰墓誌。皆言寅昉本以大宗之子。出繼小宗。既而大宗乏嗣。遂還繼大宗而兼祧小宗。安人不自恃其撫育之恩。以奪宗爭嗣。為賢母所難之能。平湖顧君訪溪廣譽。復撰兼祧說以申此指。毓崧與寅昉未嘗識面。然觀於所述行略。惻愴溢於語言。想見其永慕慈幃。悵懇篤摯。又重以伯平之請。不獲固辭。爰考證羣書。作兼祧之禮合乎古義說。以闡揚安人之德。藉慰寅昉之心。而先質諸伯平焉。

張楚寶君子居記

汪士鐸

余自知駑下。不敢軼志於干祿。遵昔賢量己守分之訓。性愛竹。苦屋宇灰隘。從友人乞文竹三四竿。明年老竹茁筍。筍先後次第。各森森具淩雲氣。不依坿於物。物亦無攀援之者。以為介節幽韻。用自怡懌。合肥張子從余游。坐竹下。譚藝亹亹。無與於道也。然張子幸有賢父兄。知其染余深。為築書堂治城山陰。琅玕數萬竿。一碧數十百頃。張子與其友檢書講藝於其中。涼飆徐來。戛戛作聲。與歗詠若贈答。余適往游。裴回不能去。張子匄余記之。余取淇澳之詩。名之曰君子居。且謂之曰。昔王陽明居龍場。龍場多竹。陽明作亭其間。日與其徒講學不輟。脩然若忘身世者。名其亭為君子亭。且自為文以記之。其後勳德爛然照今古。而或以為先生講學自此起也。且余聞之。切磋琢磨。君子之學也。非勁直無以自立。不虛其心。何以受天下之善。不靜其氣。何以研萬彙之蕃變。不疏其節目。何以網羅一世之英傑。而集思廣益。道不開窮達。願張子勉之。以無負賢父兄之期望。無若余之頑鈍。斯可矣。

春秋不稱天辨　　龍啟瑞

春秋王不稱天者三。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何氏云。不言天王者。桓實行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何氏云。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何氏云。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

古之言春秋者不一。其最善莫如孟子。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夫子所修者魯史。而所持者周天子之權也。守天下者莫貴乎天子。正天下者莫重乎天子之權。唯周天子不能自持其權。故孔子即空文以寓賞罰。而為之代行事。是春秋之所以尊王者。以其名分存也。若其實。則非聖人之所得而議也。假聖人而得議周之事。則所僭者乃天之權。而曰春秋天子之事者。不亦小哉。異哉。何休氏之以王不稱天為刺譏是非之說也。夫王之號自夏商以來。未之或改也。彼所謂天王者。吾不知始於何時。毋亦春秋時之人言如是。聖人亦沿而不改歟。如謂其為刺譏也者。則桓之行惡宜絕之於生前。何以十八年之內書天王使人來者三。而獨一貶於生後之錫命耶。若成風之歸含賵與會葬。則前此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者。抑又何說。若謂含為臣子事。會葬為不及時。

是舍其大而責其細。不應當天王以重罰也。嘗考公羊成八年傳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繹公羊本意。蓋謂稱王者為正。其餘或稱天子。或稱天王。皆可以類相通。何氏欲自直其前說。遂不深言所以相通之義。而贅之以刺譏是非之文。夫既曰刺譏是非。則所謂相通者何在。舍明明可據之傳。而倡為異說。是欲專執己見。而不顧削足以適屨也。何其悖哉。夫因天下之無王。而託王以行法。已又黜削之。而自干夫無王之罪。斯固孔子所不敢為。而孟子所不敢信也。其亦可以無辨已。

宋伯姬論

春秋書宋災。宋伯姬卒。三傳釋之。皆以為待姆不至。守義而死。獨左氏譏其女而不婦。或問如伯姬者。可以為賢乎。曰守禮不違於經。自殘其身。而貽子以殺母之名。賢者不為也。然則春秋錄伯姬之始卒。繁而不殺何也。曰伯姬固賢也。特不如傳之所云。若實如傳之所云。則其詞之繁而不殺也。亦宜。竊嘗以情揆之。伯姬當日尊為國之大母。火作。公當來救。婦人之義。保姆不在。宵不下堂。然從子則無不可者。且當時亦不聞有公來救。而姬不去之詞也。如傳之言。則必宋公不在國而後可。或宋公所救有急於姬者而後可。否則有待傳姆之時。而謂公不得至也。有是理乎。曰。然則傳

之所傳。果盡無其事與。曰事或有之。而不盡如傳之所云也。伯姬蓋猝然遘於火。火始至而不知其害之烈。遂稍遲以待其姆。遣姆至火烈。而奔而救之。則無及矣。雖然。事吾知其如此也。若夫道。則吾有以知其不如此也。蓋古之言道者。曰凡義所在。有死無二。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此言守死之道。苟未至於義必當死之時。尚不殘殺其身。以墮父母之遺體也。伯姬即不待姆而自脫於火。君子尚不得謂之非義。何也。天下之事。常變固自不同也。如以處常之禮。而責之處變之人。則臨干戈而為揖讓。亦謂之義可乎。若夫春秋之所以詳而錄之者。則有說矣。聖人之作經也。嘗於事之近正而易惑者。則不惜大為其詞以明之。伯姬之事。聖人有以知其必傳於後世也。傳於後世。而婦人女子。有聞而慕之者。將殘其身以立名。惑於禮之近似而忘其大義。不如詳錄之以示其尊崇之意。而於納幣也則書。致女也則書。衛晉齊之來媵也。亦不一其書。若曰姬之賢固守待其卒而知。亦無因其卒之一事而遂賢之也。夫如是。則天下皆知姬之有以為賢。而不至矜其事而斅其行之過。故三傳之言。惟左氏為近正。而於經之意。則猶有所未盡也。然則公穀之說。將何所本乎。曰春秋大義。非聖人所親授。後儒守其常而不能通其變。遂於行之過正者。而亦以為不可易焉。申生急子之流。其所處死者。皆是物也。雖然。如二子與伯姬之志。則亦可

以無惡矣。

陳平周勃論

古之大人弭天下之亂者。必有不得已焉。故與其有亂而弭之。不如無亂而吾安之為愈也。與其既亂而止之。不如及其未亂而先止之為愈也。夫亂不亂存乎天。天之所為。非人所得知也。而君子終不以天之難問。而廢夫人力所自盡者。則以撥諸目前之可恃。而俟諸將來之難自必也。火之焚於室也。雖里巷之人。猶將走而救之。不俟其熱及於吾廬也。既及吾廬。將有不可為者矣。惜哉以平勃之賢。處可預防之勢。而其計乃出於救火之人下也。呂后初臨朝。平勃與高帝諸臣。共列將相之位。方其欲王諸呂。先問王陵。陵不從。復問平勃。夫亦自知不義。而懼為大臣之折也。假令平勃附王陵之正。堅執高帝之約。呂氏雖橫。安能重違大臣而恣行己意。且其時兵權尚不歸呂氏。呂后欲假產祿以王。實欲假以兵權之漸也。杜亂源者必自漸始。則莫如先使之勿王。產祿不王。兵權不歸呂氏。平勃可安坐而弭其亂。何呂氏之能為。或又曰。呂后陰鷙。如平勃不從。亦必中以他事去之。去之無益。不如隱忍以成吾事。是又不然。大臣之事君也。於吾力之可正者則正之。不敢僥倖於異日而姑待也。且設是心者。亦謂平勃知呂后年齒已長。彼即旦暮晏駕。產祿庸子。終無能為耳。此尤為

悖之甚者。萬一產祿既王。呂后未死。而二子不為天所祚。則國家之事。更誰之誰任乎。高帝之與呂后論相也。首王陵。次平勃。豈不除識陵之守正。而欲二子有以佐之歟。既不能佐。又從而非笑之。其成功蓋亦天幸焉。而未可據以為能也。夫平勃之事。既往而不可復矣。而後之為人臣而值事變者。慎勿藉口於有待。而終至於不可及哉。

粵西團練略序

今天子初元。廣西羣盜之起。蓋數年矣。其芟夷斬滅。大小以數十計。比其訖事。恆得力於民間之團練。於是　朝廷命順天府尹無錫鄒公鳴鶴巡撫吾粵。鄒公因奏留今升布政使前廣西按察使調任甘肅按察使吳公鼎昌。偕今升河南布政使前廣西右江道嚴公正基。總理團練。而以在籍紳士福建道監察御史朱琦。翰林院侍講龍啟瑞。聯屬其鄉之人。使歸於率。先是琦啟瑞嘗受呼於前中丞鄭公祖琛。董辦本邑團練。至是始設局省垣。遴擇紳士。隨同委員。周歷各郡提點勸諭。凡數閱月。而通省之團務普成。於是章程冊籍。薈萃省局。啟瑞擇其規條之尤善者。與其公牘文字之有裨時務。及團名丁壯義烈事實。可備他日掌故者。分以四門。彙為一編。名為團練輯略。畧執筆而為之序曰。自井田守望相助之法廢。而衛民者專恃兵。自兵力之不足。始藉助於民間之團練。團練者。即古寓兵於農之意。而變通其法以適時用者

也。然考諸古。自晉惠帝大安二年。鎮南將軍劉宏討張昌。始有義軍之名。同時周比賀循輩。皆以薦紳先生起兵於家。以討昌之黨石冰。卒滅之。南朝以來。如裴駿魯悉達周迪之屬。類以鄉兵捍賊取勝。開元後。府兵法廢。諸州始團練民兵。安史之亂。諸州皆置團練使。然當時之士兵。多為武夫悍卒所詘笑。間當推尊其故。蓋有人倡率則治。無人倡率則散。威令之迫於上者鮮效。義憤之激於民者有功。其大較然也。今粵西團練。徧於外郡。無所強之而事成。有以導之而民從。其故何哉。被盜賊之患深保室家之情切。而習於攻戰之事熟也。蓋自道光二十一年後。夷務起粵東。粵西鄰省毘連。地方大吏於梧州辦理防堵。事平後。壯丁失業。猾黠之徒。相聚為盜。煙販鹽梟之屬。從而附和。又外郡地多山場曠土。嚮招粵東客民佃種。數世後其徒益繁。客主強弱互易。其桀者。或倡為西洋天主教。以蠱惑愚民。用是黨滋益多。州縣官欲繩以法。則恐生他變。欲據實上陳。則規避處分。而畏干時忌。遂釀成大患。則破敗決裂。不可復治。而斯時之民。甚者或經十餘戰。次亦遷徙數四。弱者或流離轉死山谷。強者則率其父老子弟。與賊抗拒。以保聚於鋒鏑之間。蓋粵僻處荒裔。王師調發。難以時至。本省兵馬。各有守地。顧此失彼。輒不相及。即及之而兵力不足。或用為借助。為其嚮導。比比而是。然至是而富家巨室。捐貲以助饟者。丁壯冒白刃膏塗原野者。紳

士之督率奔走者。或轉戰。或破賊。經歲不家食者。用民之力。亦幾於盡。又得文武大吏督兵壯剿除。然後地方寇盜。幾於蕩平。 聖天子軫念邊隅。嘉與粵西人士。能自相捍衛。紳民有殺賊立功者。立予甄敘。賞過其勞。殆為吾輩初意所不及。究其所以得此者。固非一朝夕之故也。後之覽者。知其所由然。則所以為難之故。蓋可識矣。凡團練之精壯者。大抵見賊多處也。不然。則民力之富厚者也。不然。則得賢有司倡率之者也。三者不可得兼。而就今日已成之事論之。尤以賢有司為急。蓋有司賢。則總團之紳士治。總團之紳士治。則分理之紳士治。而一方之團練可得而治也。有司不賢。則視紳民如外物。紳民亦從而外之。甚則用不正之人。參預其間。雖已成之團練。可以復壞。夫民經流離散亡之後。幸而恃有團練。又賴賢大吏之力。始可勸底於成。至不幸有司不賢。則可以壞之復歸於弊。夫家有芒刃。人知戰鬭。用以殺賊則可。變反其道以行。則甚可慮也。事之弊。則為吏者有以藉口。而斯民適受不韙之名。又豈今日始事之所及哉。然則是編之成。固有待乎其人。而非徒以成法待將來也。既以復於諸公。遂質之侍御而弁諸卷首。

讀曹參傳書後

史稱曹參代蕭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

欲言。參輒飲以醇酒。終莫得開說以為常。世固以此賢之。龍子讀之而歎曰。參之賢果僅及此哉。此去以私意亂法禍天下者一等耳。烏得賢。參果賢。當躋漢德於唐虞三代之盛。安肯幸其脫於區區之暴秦。遊恬然高臥而不知所有事也。參之時。天下未為大治也。母后擅權於內。匈奴憑陵於外。凡後世賈誼董仲舒所言風俗之未厚。經制之未定。禮教之未修。更化之未速。其流極至景武之世。其源皆自參之時發之。參果為天下材。當易其抵冒殊捍之習。改弦更張。遏絕亂源。修明儒術。佐少主光顯高皇之丕緒。而措天下於盤石之安。其功烈豈僅與刀筆吏比長而已耶。且天下之大固未嘗一日無事也。堯之時曰萬幾。舜之志曰百志。古聖人處太平之世。則以不能久安長治為憂。其身未盡乎一日。則必有數十百年之計。如參所為。固足以自完其身而已。且參獨幸而薨於孝惠之世耳。使天假之年。得見呂后產祿之事。不知參將以歌謳日飲者治之耶。抑皇然慮患之不暇給也。或曰參之時。天下新脫於兵革。元元之民。莫不樂安於無事。夫有為者。非擾民之謂也。朝廷震動恪恭於上。而百姓相與嬉游於下。吾日事事焉。而天下不見有為之迹。此非參所能及也。參之智僅足以自知能不及何。故兢兢焉守成法而莫之敢易。其與夫變法召亂者固賢矣。後之人處有事之時。而託不事事之名以為高者。其鮮不開天下之亂源也哉。

書歐陽子縱囚論後

歐陽子論唐太宗縱囚之事。謂其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善哉乎言。其於當世之情事盡矣。惜所以處囚者。猶未善也。竊嘗推而論之。以為既謂之曰囚。則決無可縱之理者也。如歐陽子之言。上既失刑而縱之。縱而來歸。則又殺之無赦。夫既存一必殺之心。則何必縱。既縱之而有來歸之義。則又何必殺。此說之不可通者也。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將何以處之乎。如因其實為恩德之致而赦之。則安知前者之來為非恩德之致也。同罪而異罰。尚不可謂仁。今同罰而異赦。獨可謂之義乎。如又來而又殺之。是以民命為戲也。王者不忍為也。歐陽子亦知其說之無以處也。而歸之於必無之事。夫治天下者。安可因其必無而偶為之。假因必無而偶為之。則今日之偶者。其果合於義耶。且安知天下之不倖吾偶而以為常者例也。然則如之何。曰由吾之言。既謂之曰囚。則決無可縱之理者也。王者之持政也平。故致罰惟求其當。而不示民以可倖之恩。慮患也深。故用法必守其常。而不望民以難得之事。夫以至平之心持政。而以至深之謀慮患。則唐太宗之事。固有所不行。而歐陽子之說。亦有不必用者矣。然則偶一行之。終不可乎。曰偶一行之。是待今之縱者則為寬。而視他日之刑者則不恕也。故論處囚之道。必歸於無縱而後可。

跋蘇明允集後

明允著幾策二篇。首言審敵。其論宋之弊。謂以弱政敗強勢。必爲之強政。而天下之勢。可復歸於強。竊嘗謂當時無舉其言而行之者。苟舉而行之。則宋之亡可立而待。將求爲南渡之偏安而不可得。明允固嘗論天下大勢。如人身然。人固有血氣衰竭。醫者誤投以蔘茸劇劑。卒燥其陽以至於不救者。往往是矣。今有人道暍而仆者。或以水飲之立斃。有餓而僵於市者。立與之飽食亦斃。非水之不可救暍。食之不可起餓。而用之者過於急也。以強政矯弱弊也。何以異此。夷考古之帝王。處積弱之勢。而能自振拔以至於強者。惟周宣王一人而已。宣王中興事業。頗見於詩。今觀其詩。不過因畋獵而講武事已耳。撫流亡之民而安集之已耳。中國外夷有不馴服者則命將出師以討伐之。初未嘗以繁刑嚴誅束縛斯民。而震聾之使必從也。夫以繁刑嚴誅用之於嘽緩偷懦之後者。是猶積小石而遏湍水也。一旦潰決。則必至於浸溢漫衍。不可收拾。彼將欲返乎一日之無事而不可得也。夫宋之亡。固積弱之弊使然。然尚得爲南宋偏安之局者。祖宗深仁厚澤。有以漸漬乎人心而不忍去也。今一旦而以尚威之說矯之。吾恐威未立而人之畔而思去者不少矣。然則遂因而任之如何。曰惡乎可。先王之於治也。匪強其政也。而務強其心。心強而政強。如人身氣脉壯盛。而

國學扶輪社印

耳目百體皆為之效用而不恡也心之弱者政雖強而亦弱如懦夫叫呼跳踉於前而識者知其中之先餒也然則強心之道如之何曰君者天下之心也奮發之氣自上始之而朝野內外皆振動於不自覺矣後有慮積弱之勢者得吾言而思之亦庶乎其可也

致馮展雲侍讀書

前奉手書諸務笙集尚稽裁答然每念旽然見愛之誠與殷然下問之意未嘗不縈回於中而不能自已也計維職業清閒詠歌不廢慰甚竊嘗謂人雖至促迫之時亦必有一二刻之閒可以安坐讀書今之居館職者終日脩然物外無世俗之事關其慮於此而猶不能博考古今得失善敗之蹟與夫禮樂文章之用以備他日當路而可以自見者此與凡民之情遊者何異然此何足為卓然自命者道能知所先務而不泛用其力斯可貴耳治經自是學人第一要義而求其有裨實用則史籍較經籍為多荀卿子曰欲觀後王之蹟則於其燦然者已今之史册是也經術固不可不明然行之貴得其意如徒拘於章句訓詁則是俗儒之學若欲按其成法推而行之於世則如井田封建用之於古則治用之於今則亂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空談經學者正如夏鼎商彝無適於用要惟約其理而反之於身因以推之於世而不泥於其

迹者。庶有當焉。然則今日之學。亦先學其有用者而已。某智能寡薄。向爲無本之學。又中廢而不克自振。今僅用之以教人。尚支絀不足於用。則異日之施行於世者可知已。因閣下殷殷垂問。故不秘其愚。而思有所贊於左右焉。

致曾滌笙侍郎書

月初六日。專人還。接奉手書。知前件遠縈關注。某此事實出於萬不獲已。寸心可以對天地質鬼神。若世之所謂謹默畏慎者。難免不以爲非。要亦不足聽熒也。數十年來。士大夫以含容爲忠厚。以寬大爲美名。如有持正不爲苟同者。即以刻薄之名加之。立見其僨事。而不肯得罪於同官。即使其殃民。而不肯曲從夫清議。夫不忍於一人而忍於百姓。不忍於同僚而忍於吾君。其爲害詎有極耶。天下事。所以流失敗壞而莫可挽回者。孰非若輩有以釀成之也。某平生實不肯以苛論繩人。即今日作鄉紳。亦不肯不爲地方官設想。如使我當之。而力不足舉其事者。斷不肯責望當局。今日吾鄉之事。實爲此一二人所敗。如使盡其心力。及早爲之。雖庸才亦必有以自見。受人之牛羊。而不爲之求牧與芻。且驅而致之虎狼而莫之省憂。徒束手號於衆曰吾無才。則當受牛羊之時。何不皇然自謝其不敏也。且今日之事。又不止於無才而已。而又幸其主人之多難也。而忍從而欺之。顛倒是非有無。直以爲旁若無人者。彼

其心之無君。亦已甚矣。某雖不才。蓋亦廁身士林。略知大義。目擊其欺君害民之事。實覺於心不甘。如律以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義。則為春秋時分土分民者言之。不才以王人而與公事。烏可以此為例。又有謂所言雖是。但惜其晚而於事無益。某則謂不至今日言之。亦不見效。如謂晚而無濟。則他日言之。更屬無益。不如早一日言之。更有一日之效。生平賦性愚戇。惟正直二字。自謂可以矢諸神明。嘗謂好惡如有悖於大公者。則生不可立於　大清之朝。死不可以入先人之廟。執事所謂邦之司直者。庶其聞而諒我乎。北東承於續函示悉感荷。以後如有所聞。更望寄示。天下大局。固已不堪設想。吾輩為一日臣子。便當盡一日職分。　主德仁明。民心未去。撥亂反正。安知不在今日。旌麾駐臨匪遙。都封受庇。瞻望風采。企羨無窮。

上梅伯言先生書

伯言先生閣下。憶前歲春間。蒙賜先人陷幽之文。當即肅復。藉申哀謝。道遠未知何時得達。比逆賊踰嶺出。息耗益梗不通。聞先生陷危城中。曾作二詩感懷。未由奉寄。嗣於新之方伯處。知先生已脫賊自歸。移家黃墅。為之欣忭者彌日。曾粵西土匪益熾。牽於集鄉兵。議團費。終日卒卒。唇吻枯燥。逮晚不得休息。又地方官相與違難。噫氣填胸肺間。因自戒執筆。恐發攄太過。以益時忌。故不能以一函詢近況。道款曲。然

依企之誠。則未嘗一日而置諸懷也。伏維遯迹休閒。輿居安善。金陵異族偪處。閒數
十里外村落尚可安居。未審近復何如。憂患播遷之餘。以道自勝。覩近圖史。神明不
衰。固當為先生祝之耳。近年變端殊大。非前時意料所及。然先生文集中上汪尚書
書已言之。良佩深識遠見。抑某竊有進者。姦民固非重州縣之權不辦。今州縣雖無
權。然察一結盟聚黨之姦民。固力有餘也。特上之督撫不肯捨代庖分。又樂以容忍
欺飾為事。有一二能辦之員。且多方駁飭之。使逆知吾意而不敢為。然督撫亦非真
以為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寵。視疆場若無與。苟及吾身幸無事。他日自有執
其咎者。又上之則有宰相。風示意旨。謂水旱盜賊。不當以時入告。上煩　聖慮。國家
經費有常。不許以毫髮細故。輙請動用。由前之說。固非古大臣之所以事君矣。由後
之說。其所以防冒濫。非不善也。然疆吏因此而不敢辦盜。逮其潰決。則所費者愈多。
為督撫者。類皆儒生寒素。夙昔援引遷擢。不能不藉助於宰相。如不諾而後行。則事
必不成而有礙。是以受戒莫敢復言。蓋以某所聞。皆如是也。金田會匪。萌芽於道光
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時。已微知之。彼時巡撫某公。方日以遊山賦詩飲酒為樂。繼之
者猶不肯辦盜。又媚之者。則所謂窺時相意旨者是也。當其時。馮雲山韋振胡以洸
等。蓋無人不為本地紳民指控。拘於囹圄者數月。府縣以為無是事也。而故縱之。逮

其起事。始以八百人聚於桂平之紫金山。紳民知必為巨患。集鄉兵千餘。自備口糧器械。欲往剿捕。具公揭於道府。但請委員督視。使知非私鬬而殺人。得免於抵償。蓋其時粵西初有團練。而民之畏法如此。道府顧置之不問。紳民再三催促。始委一候補知縣薩某應之。而夫馬又不時給。委員因逡巡不去。賊聚黨瞬至巨萬。團練弱。且嘆官兵之莫為助。遂羣撒手。而賊勢滔天矣。蓋某所聞於官中者如此。此不能不為之太息痛恨也。今天下州縣多矣。即一省不下數十百餘。安得盡賢者為之。惟督撫得人。則州縣不期而自治。督撫不肯欺蒙 皇上。則州縣亦必不敢欺蒙督撫。此其勢然也。竊謂如先生之論。使州縣得入為御史。固足以激勵人材。而建白不至為空言。然列薦牘而上之者督撫也。如使他人薦之。恐非時政所宜。亦未必遂公且明於督撫。州縣雖賢。安能違其意而自致於高明哉。惟宰相實有抑揚督撫之權。督撫皆得其一言。以為事勢之輕重。故從古天下之治亂。未有不由乎宰相者。今粵西之始禍可覩已。此蓋先生文之所未及者。故某引伸其說。以為世鑒。先生其然之否耶。數年里居。因團練事。時與官吏交涉。竊見今之所患。有甚於昔。殆覩見前人覆轍而躬自蹈之者。如使一誤再誤。則為憂更大。去冬曾據實瀝情入告 廟堂。初意極為慎重。浸淫為持魁柄者所遏。彼人不能拒我而能忌我。又賊勢滋蔓。凡鄉團之良如唐

子實輩。皆敗不肯出。某於是不得不奉母引去。忌我者亦不能留也。蓋某之所以出處進退者如此。其委折非言可盡。自十月十一日。自家起程。今日始抵衡陽。將取道襄樊以達秦中。謁見座師王雁汀中丞。擇便地安置老弱。再圖北上。今之時勢。該何容易。況以空疏無據者為之。其能有萬一之濟耶。儻容隱居奉母。翰得一寬閒寂寞之區。則私願已足。先生其必有以教我。滌笙侍郎一軍。居然近今豪傑。觀其起事之始。其氣足以吞川瀆。撼山嶽。而幕下人才。亦皆一往無前。陵厲蓋世。宜其有以攝凶頑而吐氣也。然自九江而下。賊愈悍。我愈孤。江北之蜂屯蟻聚者。其志量尤不可窺測。則恃蒼生之福命為之。滌笙到此。則更為其難矣。前歲感懷二律。並今歲立春日寄懷近作。附錄呈正。先生文集。曾否刻成。便乞以一帙見寄。今年在粵。與伯韓子實哀集師友文刻之。而以子實居其名。命曰涵通樓師友文鈔。先生文從伯韓鈔本錄出。近作則先人墓誌黃个園傳皆與焉。頗有集隘不能盡登之憾。此外月滄先生子穆伯韓少鶴及某六人。為蓄九卷。先生及伯韓少鶴皆二卷。而少鶴及同鄉蘇虛谷之詞。合鄙作共為一卷。凡十卷。今已裝釘印行。詩鈔擬俟續刻。蓋貲與日皆不能給。而先生詩集。從前未經錄出。不知能以副本見寄否。兵戈擾攘。勞生僕僕。無補時艱。獨平日文章之好。結習未忘。常自笑且自憐也。獨以識一時師友淵源之緒。則先生

或亦有取焉。道遠書何能悉。

答羅生書

自歸後。一接手書。知待奉萬福。甚慰。省垣人事紛擾。不暇作復。既念足下書豈可不復者。况僕又有不能已於言者耶。方今友朋道替。心非面諛。所言都非由衷之意。位望稍以懸絕。便不敢一加箴諫。或向人前稱述過失。用快己意。而相見乃莫肯一言。此固其人之驕傲怙惡有以致之。亦非朋友忠告之道也。足下乃勤勤拳拳。能指吾所不及。並告以持正用人之要。此固僕飲食夢寐所不能釋。而他人所習之而不及知。知之而不能言者。不圖足下一旦傾瀉肝膈。相愛之甚。至於斯極也。其為惠益豈有涯量。雖然君子之於朋友也。不責以所苟難。貴因事以察其心。而知其萬不獲已之意。方今人心務在趨利。不知有義。作事不求實用。但務虛名者。比比皆是。僕在此力求矯正。便已動相齟齬。不知者謂為氣量褊狹。事事與人爭勝。然能諒其心之持正者。固不乏也。此亦足下所夙聞。尚以我為盡力周旋者何事耶。僕則何所嫌疑顧忌。而周旋何人也。又謂有論列於當道大臣之前。不免稍存越趄囁嚅之態。僕於不知己之前。不欲盡言者則有矣。至其推心置腹。以端人待我者。固未嘗不慷慨正辭也。僕於官何所統屬。而有所畏避而不敢言耶。至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所不當言者。

又可盡責之僕耶。讒佞貪濁之徒。屏而去之。此僕之所能。然能保其人之不出吾門而已。其出於他途者。吾力能抑則抑之。不能抑則以術箝制之。使無害於大局。欲盡鋤而去之。固不能也。鄉邑雖大。人材可一二數。間有備員從事者。要不以置之重地。僕居鄉無尺寸柄。徒以當道信任。凡攝通省樞要事。又不無分任。豈能悉聽指揮。所指天誓日。力求無負者。惟公正二字。此心未之或忘。而暗中維持匡助。自問亦復不少。顧其中之委曲。則豈能人人告之。外間物議。亦所當然。至於怨者之口。固不必論也。然聽言者又豈可略觀大意。便謂其說可據。如謂某有不善。便當求其事以實之。其事果實。又須求其致此之故。有迹非而心則是者。猶當諒之。豈可據空談之一言一事。便謂其有所不足哉。不知足下所謂物議者。亦曾察之否。近今朋輩好為高論置身局外。侈口譏訕。視斯世無一可意。及引之當局。噤不發一詞。如是者僕實恥之。願足下毋囿斯習。僕在省中。號為以苛論繩人。然必此心所萬不敢出。及畀之我而力能舉其事者。始敢議他人所不足。反是者未敢出諸其口也。足下之更歷天下事希矣。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願他日無忘斯言。若乃吾道不行。拂衣徑去。此君子立朝者之所為。僕今日居鄉。何遽至是。且僕非不願為高蹈。而有戀於此也。獨念上負　九重聖主。下及地方大吏。孜孜以此為事。異日播之國史。傳之遠方。鄙人當局。

或不無萬一之助。夫不樂聞足下之言。則可置之不辨。辨之詳。且欲實徵其事。僕之有意於聽言。而非敢於怙過也明矣。繼自今有可言者。願足下言之勿忽。永安事非筆墨可盡。入春來舍間自老母以下各平安。念足下不久當來。故不具白。

送呂介存南遊序

古之時無所為遊士也。蓋自其少時。則有鄉黨庠序之教。為之師者。率皆閭師黨正鄉大夫三老五更之屬。故學問之道。不出乎里門而自足。自小學曲禮至詩書六藝之文。世家多有。其朋儕之羣萃州處。則又以備其講習觀摩之具。使之不易其心而遷其業。暇則遊於鄉校。以議論學業之善否。有不率教者。則作為青衿之詩以刺之。當是時。士之去其鄉而遠遊者。未之有也。周道衰。學校廢。陵夷至於戰國。而遊士始多。然彼皆逞其辭說。以取一時之功名富貴。卒未聞以訪求道德為事者。獨孔孟之徒。多遠涉異國。必求得當世之聖人為之師。吁孔孟而不遇時。使孔孟而遇時。則將復學校於成周之盛。又安肯率其徒日僕僕於風塵內也。秦漢以降。教人之法愈失。士之有志於學者。或不得所師承。於是始執業遠出。思以博求當世之名人。聆其所傳之緒。士當斯時。茍伏處里門。大率荒僻固陋。不為當世齒。然則士之遊而學。而非遊幾無以善其學者。豈非庠序之教不立。而師儒之官。或名存而實不足厭人意歟。

余友呂子介存。年逾冠。一日忽舍其家人。來遊京師。問其求。曰無所為。問其行。曰吾沿湘泛湖。逾於江河。達於燕。將馳乎齊魯之郊。遂放乎吳越以歸也。君之遊可謂壯哉。迹其意。蓋亦將博求有道之人。與上下其議論。歸而就學。以補其不逮也。余之陋。無所可益於君。而獨以慨教人養士之法。今有異於古所云者。顧其異又不自今始也。然則君之行。其安能以已乎。於其別。因書之以為贈。

媭碪課誦圖序

王拯

媭碪課誦圖者。不材拯官京師日之所作也。拯之官京師。姊劉在家奉其老姑。不能來就弟養。今姑歿矣。姊復寄食甯氏姊於廣州。阻於遠行。拯自始官日。蓄志南歸以迄於今。顛頓荒忽。瑣屑自牽。以不得遂其志。念自七歲時。先妣没。遂來依姊氏。姊適新寡。又喪其遺腹子。煢煢獨處。屋後小園數丈餘。嘉樹蔭之。樹陰有屋二椽。姊攜拯居焉。拯十歲後。就塾師學。朝出而暮歸。比夜則姊恆執女紅。篝一鐙。使拯讀其旁。夏苦熱。輟夜課。天黎明。輒呼拯起。持小几就園樹下讀。樹根安二巨石。一姊氏擣衣以為碪。一使拯坐而讀。讀日出。乃遣入塾。故拯幼時。每朝入塾。所讀書乃熟於他童。或夜讀倦。稍逐於嬉遊。姊必涕泣。告以母氏劬勞瘁死之狀。且曰。汝今弗勉學。母氏地下戚矣。拯哀懼。泣告姊。後無復為此言。嗚呼。拯不材。年三十矣。念十五六時。猶能執一卷。就姊氏讀。日惴惴於悲思憂戚之中。不敢稍自放逸。自二十後出門。行身居業。日即荒怠。念姊氏教不可忘。故為圖以自警。冀使其身依然日讀姊氏之側。庶免其墮棄之日深。而終於無所成也。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秋九月。為之圖者陳君名鑅。為余丁酉同歲生也。

王剛節公家傳跋尾

英吉利重犯定海。城亡之日。王剛節公錫朋及定海鎮總兵葛公雲飛處州鎮總兵鄭公國鴻同日殉。余嘗讀葛公年譜而為之志。今讀上元梅先生為王公家傳。言二公當日事大略同。獨葛公年譜。言公守曉峯嶺。葛公守土城。此言公守土城。而葛公曉峯。余志與梅先生傳。皆據兩公家狀以書。而有此牴牾。何哉。考城之陷。實自曉峯。兩家子弟。豈心有惡乎是。而故為外諱者歟。抑皆不親目當日事。而傳聞失實歟。當二公之殉。大臣奏章言葛公死東嶽宮。乃據當日諜報所言。東嶽宮在土城。葛公死實轉戰至竹山門。定海縣民徐保求屍以歸。其言宜信。而諜者第知城危時。葛公在東嶽宮。則以為城陷戰亡。必死其處耳。然則葛公之守土城。於此乃益有徵。且以定海本鎮兵。而當土城之衝。於事理亦宜然。然此皆不足論。論其大者。則二公皆非所謂折衝疆場。有死難不可奪之節者哉。且曉峯之陷。徒以未得礮耳。持飢疲數千之卒。捍懸海之危城。當敵大隊。譬猶徒手以搏豺虎。久必力盡而自斃。世豈有咎其為豺虎所噬之一臂指。而以為不力者乎。夫何足諱而為之掩也。始定海既復。夷艘寄泊海壖。夷人登岸。雜市貿易。　欽差大臣裕謙執諜者二人。憤割剝焉而張其皮城門。夷聞大恨。聞人言公力戰時。中賊礮傷一足。乃陷於賊。賊效裕公所為而糜其屍。嗚呼。豈不尤慘烈哉。三鎮同戰沒。而公屍未歸。則或此言其可信也。司馬遷曰。

國學扶輪社印

人皆有一死。而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彼輕重得矣。則或一決而死。或葅醢而死等死耳。乃吾觀古忠臣烈士。當其被禍尤烈。則後之人尤感激焉。抑獨何歟。夫人之心。必有所之。彼之於利祿名位者。日顛倒於膏粱文繡酣豢怡悅。人見之者且將厭焉。而彼方泰然自以為得也。忠臣烈士。崎嶇險難。或展轉刀鋸鼎鑊之間。淺夫陋人。攢眉蹙額以為大感。至相悲涕。亦安知夫受之者不必甘焉。如人奔走於塵暍。倏然而乘清風。出浮雲。以遊乎壒壒之表。猶夫利祿名位之徒之泰然方自以為得耶。孔子曰。求仁而得仁。人能各得其所欲得。而又何憾焉。公任壽春。尤得軍士心。壽春天下雄師。驍勇善戰。公所將數百人。至定海。多從戰沒。罕生歸者。吾故因讀公傳。論傳所不及而並著之。以備史官採錄云。

嘉興錢先生家傳

先生諱泰吉。字輔宜。自號警石。先世本何。居浙之海鹽甘泉鄉。養於邑錢翁。為吳越武肅王十四世孫。承錢氏。數傳寖盛。至先生曾王父贈太傅文端公。益大顯。王父汝懿早世。以弟汝恭子嗣。曰復。官大興縣令者。先生考也。先生早敏學。年十八。補嘉興縣學生。四年。食廩餼。又十年。以數困鄉試。援例為校官。及選海甯州學訓導。年甫三十七也。總角為詩文。即縱橫馳騁。受六經後。好聚書。簽排甲乙。大興公顧而喜。舉所

藏書數千卷畀之。大興公喪。奉母沈太恭人扶歸。伯父某試之詩文則喜。又舉所得
語溪吳氏藏書數百卷悉予之。且謂其從兄衎石。曰善誘若弟。自是先生日就衎石
論學。禾人稱曰錢氏二石。自少至老。兄弟摩切數十年。弗少衰。衎石者。名儀吉。以名
進士官給事中。海內所稱心壺先生者也。先生既高材躋場屋。自樂校官。不復就試。
肆力為古文詞。其要本於性情之真。養之以正。不為偏雜。故氣和而體醇。其精尤在
牋疏考證。自先世遺書外。遇善本異籍。非力所必不能得者。悉購藏。或假錄焉。在海
昌三十年。及以子應溥封。老將去。又為州人舉主書院數年。有書數十匱。大半丹鉛
所勘訂於四庫名籍幾徧。兩漢書元文類尤精校者。目為曝書雜記兩卷百餘條。自
道所得。成一家言。海內學者及藏書家爭購傳之。為校官嚴身教正士習。海人尊敬
愛之。大府計吏。將以薦擢。則力辭謝曰。吾祖父皆久縣官。實政在民。吾故知縣令難
為也。後其友馮柳東將辭校官為縣令。先生作書極尼之。然於民生利病。講榷深至。
大府廉其才。嘗以開濬備塘河事。屬之先生。舉民所不便者為敎言。斷斷往復。辭不
預開河事。既而牧乃大服。於貞孝節義尤亟表揚。勸修學宮。集餘貲為海昌備志。成
舉所得應旌義者節孝千數百人。達於大府再三。必得請而後已。表鄉農宋興仁聘
妻張殉夫事。旌於　朝。及為州張氏作適孫攝重議。時人尤服儒者之識。先生雖海

壖司鐸耳。而四方學人。莫不聞其所著述。期皆足以信今傳後。於雜記備志外。嘗輯家譜及清芬世守錄。海昌學職末人考。詩文曰甘泉鄉人稿者。卷二十有四。咸豐壬寅。海氛起。在海昌日讀書不輟。庚申粵賊陷杭。乃辟海鹽匿跡深鄉。常蘇叠陷。及嘉興。猶守先塋不忍去。子應溥自京師亟馳歸。乃請渡江行。痛哭告墓。至澉浦泛海。息餘姚。遷慈谿。賊再圍杭。破紹興。慈之村港。火光徹宵。復倉卒登海舶。艤上海。遵九江。時辛酉歲暮矣。明年。應溥為湘鄉相國招襄戎幕。迎奉養於安慶。於是先生老矣。自遭寇亂。頻年顛涉江烽海濤澒洞之餘。而神明迄未衰。居則校讐經史。猶日有程。湘鄉幕府。東南彥會所集。先生至而樂之。謂鄉中無有也。癸亥十一月。官軍復蘇州。語應溥曰。我其可歸守先隴乎。時已病甚。踰月乃卒。年七十三。子二。長炳森。道光甲辰舉人。為先生兄友泗後。先卒。次即應溥。以己酉選貢朝考。用吏部小京官。陞主事。軍機處行走。拯與應溥同直友善。以先生年譜郵京師乞傳志。弗可辭。嗚呼。我　朝監於明季學術之敝。國初大師。實事求是。斷為有用。比末流敝又生。求能劬學明先緒者。蓋亦希矣。拯於先生。觀所著述。數其懃懃問學。而見其大不遺其細。抱其殘闕。參互考訂。而壹歸於本原孝友。虛心實力。以畢世而不移。故樂敘其學行以為之傳。且與天下為學人者同質論焉。馬平王拯撰。

跋胡農部河南余氏服議後　陳立

研六室雜著載寶豐余氏事曰余氏兄弟二人長成江次成海成江無子成海生子篤生出嗣成江成江不忍成海無子令篤生承嗣兩房各為娶婦長房娶婦張氏無出繼娶王氏生子萬全即承長房之嗣二房娶雷氏無出納妾杜氏生子萬德承二房之嗣雷氏沒萬德丁嫡母憂時有以萬德宜比慈母之例持服三年者胡氏駁之以為不合謂宜服庶母之服案禮喪服之慈母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以為母子則服之三年貴父之命也今萬德尚有生母杜氏則非妾子之無母者雷氏為次房所娶則非妾之無子者無父之命而同諸慈母是誣父也則謂持慈母之服者其謬誠如胡氏所非然胡氏例諸庶母則又甚失之而齊亦未為得者也禮士為庶母緦麻三月晉賀循云庶母士父之妾也服緦麻朱子曰父妾之有子者禮經謂之庶母（今律緦無）然則此必嫡母子為庶母之服故大夫尊則降而無服喪服傳曰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是也今萬德係妾杜氏所出則非嫡母子也雷氏無出則非有子之妾也烏得服以庶母服歟胡氏又謂就使萬德承嗣二房雷氏為二房所娶於萬德有養育之恩亦止為加服小功服君子子為庶母慈己之服可耳案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則亦即緦麻章之庶母以慈己

故加至小功。故馬融曰。貴人者。嫡夫人也。子以庶母慈養己。加一等小功也。是也。若雷氏六禮胥備。儼同敵體。父不敢以為妾。而子敢以為庶。不同一誣其父乎。其生母杜氏本妾也。而同之於嫡。不更亂嫡妾之分乎。總之獨子兼祧。古禮所無。然既為律所不禁。若仍科以古禮。勢不得不窮。則當於失禮之中。求其禮之近於正者也。考公羊傳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又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篤生以一身嗣兩房。則雷氏者。成海之嫡婦。而萬德為成海承嗣之孫。安得不以雷氏為嫡母。其萬德之以嫡母丁憂。固未為失也。蓋萬德與萬全所承各異。父則一而祖則二也。匹嫡固禮所不許。而誣祖尤禮所不容。權乎失禮輕重之間。盍避重而就輕乎。不然。其祖以為嫡婦。其父以為嫡妻。父秉命於祖者也。而子顧反庶之乎。就如所論。則必不為雷氏服而後可。必如雷次宗庾純無子立孫之議。去其一子兼祧之俗而後可耳。然則篤生當何服。曰。禮無貳斬。服成江以為人後者之服。服成海以本生之服耳。何也。至親以期斷。特去其加隆焉耳。然則萬全將何服。曰。此又禮之變也。其如世叔母服期乎。其長房王氏張氏沒。萬德殆亦猶是耳。

武陵水災記

胡焯

道光十一年夏五月大雨。水漲五溪。合注武陵。溢南岸隄。浸村野。十三日甲子晨。決北岸隄。自河洑山以東至城西。決者數十處。西城東一里外。同時亦決。盡大野瀦而為湖。水之決於城西也。若千萬雷霆兵車甲馬之聲。磅礴觸擊。不可言狀。覆舟拔屋。疊壓以下。環西北城屋盡壞。人漂沒不可計。騎屋據樹。附器具隨水浮沈者數百人。呼號痛哭。慘不忍聞。流益急。小舟不得進。知縣整江盧君步巡城陴。竟日徹夜。及旦。命役乘巨舟。自所潰以入拯之。時門當水者閉。自城堞縋引而入。邑有力者相率濟以巨舟。於是邑令使諸避水露處城市者。分居諸僧寺。館以米。會舉人鄉貢諸生暨吏胥給之。越三日。置釜甑為粥以食。故雲貴總督邑人文恪趙公建預備倉。其子敷訓敦詒以其穀為粥。更益以家貲。官所置之地二。趙所置之地三。是時城西北至東北隅有傾圮者。盧君率役會兵民設版築之。東北城水竇水湧入勢急。使善沒者入水。以布囊盛土塞其竇。而雨方不絕。城以內積至數尺。水益洶湧。衝齧其外。老幼男女億萬人相與痛哭。惧其遂沈也。官民相與奔走禱於城隍壇社。請於提督會弁兵登城。發火鎗以達陽氣。六月辛巳朔。雨止。水勢減。眾乃稍定。於時城西十餘里河洑車裔村。城東十里德山。各有富者主置粥事。而逃生民日漸集。入城者數萬餘。其以

餅餻米錢藥物予人者。各視其力。官之置粥也。邑紳民暨商旅宦遊者。各輸貲助焉文恪從子敦謙。與桃源候選訓導于穎。乘舟率役人。出溺屍。為棺數千。並病斃者斂葬之。湖南布政使南海吳公來視災。察數邑患之淺深。別其令之賢否而黜賞之。問其士民之能卹患者而獎之。自武陵還。以狀聞巡撫右副都御史。請於　朝。蠲租賑糧給屋貲。遂募壯者築隄。以次舉其事。秋七月既給賑。止置粥。於是水漸落。民各求其居止土田。補植諸穀。為終歲計。當水之至也。逃生者以得免溺亡為幸。而流離散失。飢寒病困。以至於死者。又不可數計。凡此耳不忍聞目不忍見之狀。何可勝言耶。黔蜀之交。羣山萬壑。匯為五溪。同入於沅水。納諸澗谷。分合數郡二千餘里以至武陵東入洞庭。洞庭合沅澧三湘之水。北入大江。大江之水自巴蜀出峽陵。趨江陵。泛溢以下。勢横拒而不相受。湖壖土地漸墾。隄防日逼。泥沙又從而壅之。瀕湖郡邑歲受其厄。武陵塞五溪之衝。惟恃隄防以為固。而下流無可疏通。羣流灌注而下。洪潦為災。遂至一決而不可禦。當此之時。禦變於倉卒而拯其危急。又為之籌策以善其後。　朝廷大吏論卹災者。以武陵為得所。蓋知縣盧君之勤能。縣人士之樂義。皆不可沒也。至於疏通湖流。決去壅塞。俾湖濱群邑。永無潰決之患。則又必有賢士大夫斟酌而行之者矣。

闡幽彙記序

方東樹

馬君公實著明季殉節附記若干卷。命其友方東樹為之序。馬君是書於殺身成仁之義。國家殊恩褒善之宏。及己所以欲搜補之意。既自具論其事。作為序例詳矣。思欲賡續大義。而識卑學陋。非克當其職。而措其辭。久之乃似有以得其本末之實。爰始敢為之說。竊附於君子尚論之義焉。曰吾讀明紀。至熹宗。數其政刑之慎。奄寺娼嫉傷善之徒。接迹居位。雖以莊烈愍皇帝之恭勤思治。終亦蔽於賢奸之不分。故致忠良凋盡。國無與立。獨其下禮教信義之俗。愈挫愈明。在位者既以身殉國。一時士君子及閭閻之義民。號呼感憤。捐軀捨命。卒不忍渝其守。欺其志。以殉節義者。無地無之。以余所見稗乘野錄。及各私家文集所記。為正史所不載者。不可勝紀。蓋比于東漢之末季。實猶過之無不及焉。宋文丞相之死柴市也。自銘其衣帶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嗚呼。諸君子其於讀孔孟書。而克以成仁取義也。固信不虛矣。論逆閹之殲艾黨禍之株連。繼之以姦臣之翦剔。不應有此也。然卒得之斲喪酷烈之餘。而其多且若是。非必士氣新民風厚也。蓋亦有所由致焉。當春秋時。亂臣賊子滋起矣。孔子懼。作春秋。述先王之道。明仁義之統。魯衛之君不能用。退而以其說教於洙泗。化其道者七十餘人而已。陵夷至戰國。俗益陷溺。孟子荀卿當亟

明之。而其説卒不著。漢興。一二大儒。始稍稍明之。而政教不純。豪傑之士少。不能特拔於流俗。東漢光武首崇儒經。明章以來。相繼表揚。立政造事。致法就功。大臣陳諫于君。悉引經術為斷。教明於上。習成於下。故致一代風俗之美。獨隆千古。自是以來。千有餘年。經訓雖存。世主或莫知其可用。學者復敝於傳注。無復有能明于先王之教以陶世者。宋儒出。乃實始講明切究。楊推而發揮之。然後孔孟仁義之道。大明于世。雖婦人孺子。盡疾之。夫行可不逮。而君臣父子之大倫。仁孝忠順之大節。莫不概乎有以湛于其心。明高皇即位。首延禮儒臣宋景濂方希直等。以率師表。優厚諸生。親幸太學。與諸生會食。繼世未幾。靖難兵起。而忠臣義士。殉國捐生。義動海內。魏晉以來。未之有也。孔孟之道明。仁義之教洽也。嚮非程朱諸儒講説之詳。有以啟沃其心。使之素知節義之為重。何由得此。乾隆間。黔人謝濟世上書。稱明人之尊朱子。以私同姓。故因請以其所撰經説。易朱子傳注。誕妄之人。事不足論。唐人尊老子。則真為同姓也。而其治若彼。則即謂明人以私同姓故尊朱子。而收效若是。亦足矣。又何歉乎哉。三代以降。更姓易號者不一矣。而政教休明。克稱一代之宏規者。曰漢曰唐。曰宋曰明。顧漢人尚黃老。唐人崇道教。惟獨東漢及宋明人克明儒術。所以邁絕古今。而足為萬世法者在此。世之鄙儒。乃猶痛詆道學。力攻程朱。甚且以明之亡。歸咎

於講程朱之學。是烏知天下古今得失之大數乎。韓子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自古實多亡國。而明之亡獨致節義之美如是。吾故為推其所由致。以歸於孔孟仁義之教。程朱講辨之功。其誰曰不然。往者吾宗望溪先生言華亭王司農之承修明史也於吳會人士。雖行誼無甚異者。多列傳。而他省遠方灼灼在人耳目者反闕焉。又曰秀水朱竹垞得復社姓氏錄。以其後事徵之。死于布褐而無聞者十之三。是則地處僻遠。而史不及書。名位卑微。而史又不及書。如余向所稱見於野錄稗乘及私家文集者。不知何限。而猶恐未盡。然則馬君之勤勤焉。旁搜博稽。思欲以顯微闡幽也。亦惡可已哉。

書法言後

退之論文。屢稱楊子而不及董子。蓋文以奇為貴。而董子病於儒。閒之劉先生說如此。然竊以為退之所好楊子文。亦謂其賦及他雜文耳。若法言太元。理淺而詞艱。節短而氣促。非文之工者也。退之所好不在此。夫立言者。皆欲其不棄矣。而不能為不可棄者。理不當而辭不文也。文其辭而無當於理者有之矣。未有當於理而其辭不文者也。楊子徒知為不可棄。而不務培其本。畢生用力於造字句已耳。或曰。楊子成太

元。桓譚以為後世復有子雲者。必能好之。及宋司馬温公果篤嗜其書。意者其興而世鮮知耶。余曰不然。夫孟荀楊韓雖並稱。然孟氏之道。班於聖人。今讀其書。充然沛然。高下曲折。涵天地而無極。指事而無不盡焉。曷嘗待於入黃泉出青天若楊子之所為耶。夫以楊氏書與孟氏相比。差等殊絕。若河漢之不可同槪如彼。而司馬氏猶非孟子而尊楊子。是尚得為知言乎哉。

與陳頌南書　張穆

先生以直諫聞天下。天下仰望風采。以一瞻顏色為幸。即如敝鄉人士素木強。不工應酬。今且覼為先容通刺相謁。盛名難副。詎可不力自振刷。慰天下仰望之心乎。竊見先生年來日以招呼名士為事。苟有聞於世。必宛轉引為同類。從無閉戶自精讀書味道之時。穆蒙不棄。不四五日。輒示過。乃不閒以新知相聒。所談者皆泛泛不關痛癢之言。何以自了。深為先生惜之。當今天下多故。農桑鹽鐵河工海防民風土習。何一事不當講求。先生富有藏書。經學既目荒廢。治術又不練習。一旦畀以斧柯。亦不過如俗吏之為而已。古今必無徼倖之名臣循吏也。願稍斂徵逐之迹。發架上書。擇其切於實用者一二端。窮原竟委。覃心研貫。一事畢。更治一事。然後於朋友中明白事理如印林伯厚比者。相與討論之。如此則取友自然不濫。他日出而宰世。亦不至貿貿而行。今人有言行不相顧之疑也。度今天下更無以直言貢執事者。過承厚愛。故敢竭其狂贛。惟亮詧千萬。

書汪馬二秀才事

管嗣復

汪君星垣。性好清靜。屏居清涼寺。僧報曰。賊至矣。君危坐不為動。為賊所執。僧紿賊曰。是吾廟中供糞除者也。賊將釋之。君厲聲曰。否。我秀才汪某也。賊以戈擬其喉。僧紿賊曰。是有心病。君厲聲曰。否。我無病。我秀才汪某也。賊奇而禮之。且曰。我視君非凡人也。鬚斑白矣。猶困於諸生。方今天下大亂。豪傑有為之時也。盍變計從我乎。君大罵曰。我所以困躓者。為不肯變計諧俗也。況肯變計從賊乎。遂遇害。氣垂絕。猶自呼殉難者上元縣秀才汪某也。同時又有馬秀才者。販牛為業。素不齒於鄉里。閭城陷。慨然誓死。謂其弟曰。吾聞功不在大。吾與若匹夫也。殺一人而死。足以自償。若殺二人。則是為國殺賊而死也。可謂立功矣。因跪迎賊入。使其弟守外户。乘賊不意。取所用屠刀潛殺之。投其屍於井。賊續至。復然。日殺四五輩以為常。既謂其弟曰。我有罪而不使人知。不武。因榜賊首於門。為他賊所知覺。遂與其弟俱遇害。論者謂汪秀才順受其正矣。然不如馬秀才立功為尤難。此記者所謂以義為利者也。

國學扶輪社印

讀蔡仲之命

彭昱堯

武庚以亡國之餘。而冀死灰之然。枯槎之蘖。亦適亡敗虜所冀倖萬一者。管叔以興朝之懿親。監勝國之孽子。使武庚蠢動恢復。淮奄洛邑之衆。擁武庚乎。擁管叔乎。不待智者而知其不然也。夫歸本朝不失茅土之封。附武庚不過列侯之賞。其敗也則莫保其首領。流言而去一周公。二公固無恙也。於周無損。於叔亦何所利哉。余故以為流言者。武庚所以間周家君臣骨肉之間。而俟其釁。管蔡巽懦。不能制其力。發其姦。而其命已懸於武庚之手。故隱忍而從叛。然而其罪已不赦矣。然謂周公殺管叔則不然。流言始於金縢。居東二年。非東征也。及為鴟鴞之詩以貽王。其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蓋以鴟鴞比武庚。以我子比管蔡。憂武庚之既煽三叔而危王室也。然則流言本武庚之謀。而管蔡為武庚所脅。已察於居東之年矣。且武庚首禍。管蔡脅從。嘗徵之大誥。其言曰。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是武庚乘流言之際而後發也。惡有小腆未興。流言乍起。周公遽殺其兄之理哉。夫大誥為東征之辭。其言祇斥武庚而不及管叔。意是時管叔已死。故邦君庶士之憚於征者。為武庚飾過。而推其所由曰。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若管叔而在。持重畏葸之人。必更有所藉口。以遏王師之東。而暇委婉其辭也邪。常棣之詩。周公閔管蔡失道之所作也。其詩曰。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蓋遭人倫骨肉之變。故多死亡悽惻之音。世有殺兄誅弟。而復惓惓於兄弟者。必無之事也。逸周書謂管叔自縊死。蔡仲一篇。偽書之必不可信者也。陳賈好誣聖人。如偽書所云。豈不以周公殺兄為不仁之確證哉。

國學扶輪社印